

神仙傳

青淵文庫

第 共

第

架 號 冊

卅三

神僊傳序



讀本記

予著內篇論神僊之事凡二十卷第
子滕升問曰先生云僊化可得不死
可學古之得僊者豈有其人乎予答
曰秦大夫阮倉所記有數百人劉向
所撰又七十餘人然神僊幽隱與世

異流世之所聞者猶千不得一者也
故甯子入火而陵煙馬皇見迎於護
龍方回變化於雲母赤將茹葩以隨
風涓子餌朮以著經嘯父別火於無
窮務光游淵以哺薤仇生却老以食
松邛疏煮石以練形琴高乘鯉於碭

中桂父改色以龜腦女九七十以增
容陵陽吞五脂以登高商丘咀菖蒲
以無終兩師鍊五色以屬天子先轡
兩虬於玄塗周晉跨素鶴於緱氏軒
轅控飛龍於鼎湖葛由策木羊於綏
山陸通匝遐紀於橐盧蕭史乘鳳而

輕舉東方飄幘於京師、犢子嚙桃以
淪神主柱飛行以餌砂、阮丘長存於
睢嶺、英氏乘魚以登遐、脩羊陷石於
西岳、馬丹迴風以上徂、鹿翁陟險而
流泉、園客蟬蛻於五華、予今復抄集
古之僊者、見於僊經、服食方及百家
之書、先師所說者、儒所論、以爲十卷、
以傳知真識遠之士、其繫俗之徒、思
不經微者、亦不彊以示之、則知劉向
所述、殊甚簡略、美事不舉、此傳雖深
妙奇異、不可盡載、猶存大體、竊謂有
愈於劉向、多所遺棄也、晉抱朴子葛

洪稚川題

神仙傳目錄

卷一

廣成子

老子

彭祖

魏伯陽

卷二

白石先生

黃初平

王遠

伯山甫

馬鳴生

李八百

李阿

卷三

河上公

劉根

李仲甫

李意期

王興

趙瞿

王遙

李常在

卷四

劉安

陰長生

張道陵

卷五

泰山老父

巫炎

劉憑

樂巴

左慈

壺公

荀子訓

卷六

李少君

孔元方

王烈

焦先

孫登

呂文敬

沈建

董奉

卷七

太玄女

西河少女

程偉妻

麻姑

樊夫人

嚴清

帛和

東陵聖母

葛玄

卷八

鳳綱

衛叔卿

墨子

孫博

大門子

玉子

沈羲

陳安世

劉政

卷九

茅君

蘇仙公

孔安國

尹

介象

成仙公

郭璞

尹思

卷十

沈文泰

涉正

皇化

北極子

李修

柳融

蔣越

陳永伯

董仲君

王仲都

離明

劉京

清平吉

黃山君

靈壽光

李根

黃敬

甘始

平仲節

宮嵩

王真

陳長

班孟

董子陽

東郭延

戴孟

魯女生

陳子皇

封衡

神仙傳
卷一
廣成子

神仙傳卷一

晉 葛洪著 武林徐仁毓閱

廣成子

廣成子者古之僊人也居崆峒之山石室之中黃帝
聞而造焉曰敢問至道之要廣成子曰爾治天下禽
不待候而飛草木不待黃而落何足以語至道黃帝
退而閒居三月後往見之膝行而前再拜請問治身
之道廣成子答曰至道之精杳杳冥冥無視無聽抱
神以靜形將自正必靜必清無勞爾形無搖爾精乃

可長生、慎內閉外、多知爲敗、我守其一、以處其和、故千二百歲、而形未嘗衰、得我道者、上爲皇、失吾道者、下爲土、將去汝、入無窮之門、游無極之野、與日月參光、與天地爲常、人其盡死、而我獨存矣。

老子

老子者、名重耳、字伯陽、楚國苦縣曲仁里人也、其母感大流星而有娠、雖受氣天然、見於李家、猶以李爲姓、或云、老子先天地生、或云、天之精魄、蓋神靈之屬、或云、母懷之七十二年乃生、生時剖母左腋而出生。

而白首、故謂之老子、或云、其母無夫、老子是母家之姓、或云、老子之母、適至李樹下而生老子、生而能言、指李樹曰、以此爲我姓、或云、上三皇時爲玄中法師、下三皇時爲金闕帝君、伏羲時爲鬱華子、神農時爲九靈老子、祝融時爲廣壽子、黃帝時爲廣成子、顓頊時爲赤精子、帝嚳時爲祿圖子、堯時爲務成子、舜時爲尹壽子、夏禹時爲真行子、殷湯時爲錫則子、文王時爲文邑先生、一云、守藏史、或云、在越爲范蠡、在齊爲鴟夷子、在吳爲陶朱公、皆見於羣書、不出神僊正

經未可據也。葛稚川云：洪以爲老子若是天之精神，當無世不出，俯尊就卑，委逸就勞，背清澄而入臭濁，棄天官而受人爵也。夫有天地，則有道術，道術之士，何時暫乏？是以伏羲以來，至於三代，顯名道術，世世有之，何必常是一老子也？皆由晚學之徒，好奇尚異，苟欲推崇老子，故有此說。其實論之，老子蓋得道之尤精者，非異類也。按史記云：老子之子名宗，仕魏爲將軍，有功封於段。至宗之子汪，汪之子言，言之玄孫瑕，仕於漢。瑕子解，爲膠西王太傅。家於齊，則老子本

神靈耳。淺見道士，欲以老子爲神異，使後代學者從之而不知，此更使不信長生之可學也。何者？若謂老子是得道者，則人必勉力競慕。若謂是神靈異類，則非可學也。或云：老子欲西度關，關令尹喜知其非常人也，從之問道。老子驚恠，故吐舌聃然，遂有老聃之號，亦不然也。今按九變及元生十二化經，老子未入關時，固已名聃矣。老子數易名字，非但一聃而已。所以爾者，按九宮及三五經及元辰經云：人生各有厄，會到其時，若易名字以隨元氣之變，則可以延年度

厄今世有道者亦多如此老子在周乃三百餘年二百年之中必有厄會非一是以名稍多耳欲正定老子本末故當以史書實錄為主并老僊經祕文以相叅審其他若俗說多虛妄洪按西昇中胎及復命苞及珠韜玉機金篇內經皆云老子黃白色美眉廣額長耳大目疎齒方口厚唇額有三五達理日角月懸鼻純骨雙柱耳有三漏門足蹈二五手把十文以周文王時爲守藏史至武王時爲柱下史時俗見其久壽故號之爲老子夫人受命自有神通遠見者稟氣

是常人不同應爲道主故能爲天神所濟衆僊所從是以所出度世之法九丹八石金醴金液次存玄素守一思神歷藏行氣鍊形消災辟惡治鬼養性絕穀變化厭勝教戒役使鬼魅之法凡九百三十卷符書七十卷皆老子本起中篇所記者也自有目錄其不在此數者皆後之道士私所增益非真文也老子恬淡無欲專以長生爲務者故在周雖久而名位不遷者蓋欲和光同塵內實自然道成乃去蓋僊人也孔子嘗往問禮先使子貢觀焉子貢至老子告之曰子

之師名丘相從三年而後可教焉孔子既見老子老子告曰良賈深藏若虛君子盛德若愚去子之驕氣與多欲淫志是皆無益於子也孔子讀書老子見而問之曰何書曰易也聖人亦讀之老子曰聖人讀之可也汝曷爲讀之其要何說孔子曰要在仁義老子曰蚊蚋噬膚通夕不得眠今仁義慘然而汨人心亂莫大焉夫鵠不日浴而白鳥不日染而黑天之自高矣地之自厚矣日月自明矣星辰固自列矣草木固有區矣夫子修道而趨則以至矣又何用仁義若繫

鼓以求亡羊乎夫子乃亂人之性也老子問孔子曰亦得道乎孔子曰求二十七年而不得也老子曰使道可獻人則人莫不獻之其君矣使道可進人則人莫不進之其親矣使道可告人則人莫不告之兄弟矣使道可傳人則人莫不傳之其子矣然而不可者無他也中無主而道不可居也孔子曰丘治詩書禮樂易春秋誦先王之道明周召之迹以干七十餘君而不見用甚矣人之難說也老子曰夫六藝先王之陳迹也豈其所陳哉今子所修者皆因陳迹也迹者

履之出而迹豈異哉。孔子歸三日不談。子貢恠而問之。孔子曰。吾見人之用意如飛鳥者。吾飾意以爲弓弩射之。未嘗不及而加之也。人之用意如麋鹿者。吾飾意以爲走狗而逐之。未嘗不銜而頓之也。人之用意如淵魚者。吾飾意以爲鈎緡而投之。未嘗不鈎而制之也。至於龍乘雲氣遊太清。吾不能逐也。今見老子其猶龍乎。使吾口張而不能翕。舌出而不能縮。神錯而不知其所居也。陽子見於老子。老子告之曰。虎豹之文。猿獐之捷。所以致射也。陽子曰。敢問明王之治。老子曰。明王之治。功蓋天下。而以不自已。化被萬物。而使民不恃其有德。而不稱其名位乎。不測而遊乎。無有者也。老子將去。而西出關。以昇崑崙。關令尹喜占風氣。逆知當有神人來過。乃掃道四十里。見老子而知是也。老子在中國。都未有所授知。喜命應得道。乃停關中。老子有客徐甲。少貧於老子。約日雇百錢。計欠甲七百二十萬錢。甲見老子出關遊行。速索償。不可得。乃倩人作辭。詣關令以言老子而爲作辭者。亦不知甲已隨老子二百餘年矣。唯計甲所應得。

直之多許以女嫁甲甲見女美尤喜遂通辭於尹喜
得辭大驚乃見老子老子問甲曰汝久應死吾昔實
汝爲官卑家貧無有使役故以太玄清生符與汝所
以至今日汝何以言吾吾語汝到安息國固當以黃
金計直還汝汝何以不能忍乃使甲張口向地其太
玄真符立出於地丹書文字如新甲成一聚枯骨矣
喜知老子神人能復使甲生乃爲甲叩頭請命乞爲
老子出錢還之老子復以太玄符授之甲立更生喜
卽以錢二百萬與甲遣之而去并執弟子之禮具以

長生之事授喜喜又請教誡老子語之五千言喜退
而書之名曰道德經焉尹喜行其道亦得僊漢竇太
后信老子之言孝文帝及外戚諸竇皆不得不讀讀
之皆大得其益故文景之世天下謐然而竇氏三世
保其榮寵太子太傅疎廣父子深達其意知功成身
退之義同日棄官而歸散金布惠保其清貴及諸隱
士其遵老子之術者皆外損榮華內養生壽無有顛
沛於險世其洪源長流所潤洋洋如此豈非乾坤所
定萬世之師表哉故莊周之徒莫不以老子爲宗也

彭祖

彭祖者姓錢諱鏗帝顓頊之玄孫也殷末已七百六十七歲而不衰老少好恬靜不卹世務不營名譽不飾車服唯以養生治身爲事王聞之以爲大夫常稱疾閑居不與政事善於補導之術服水桂雲母粉麋角散常有少容然性沈重終不言有道亦不作詭惑變化鬼恠之事竊然無爲少周遊時還獨行人莫知其所詣伺候竟不見也有車馬而常不乘或數百日或數十日不持資糧還家則衣食與人無異常閉

氣內息從旦至中乃危坐拭目摩搦身體舐唇咽唾服氣數十乃起行言笑其體中或疲倦不安便導引閉氣以攻所患心存其體面九竅五臟四肢至於毛髮皆令具至覺其氣雲行體中故於鼻口中逢十指未尋卽體和王自往問訊不告致遺珍玩前後數萬金而皆受之以恤貧賤無所畱又采女者亦少得道知養性之力年二百七十歲視之如五六十歲奉事之於掖庭爲立華屋紫閣飾以金玉乃令采女乘輜輶往問道於彭祖旣而再拜請問延年益壽之法彭

祖曰欲舉形登天上補仙官當用金丹此九召太一所以白日昇天也此道至大非君王之所能爲其次當愛養精神服藥草可以長生但不能役使鬼神乘虛飛行身不知交接之道縱服藥無益也能養陰陽之意可推之而得但不思言耳何足恠問也吾遺腹而生三歲而失母遇犬戎之亂流離西域百有餘年加以少枯喪四十九妻失五十四子數遭憂患和氣折傷冷熱肌膚不澤榮衛焦枯恐不度世所聞淺薄不足宣傳大宛山有青精先生者傳言千歲色如童子步行日過五百里能終歲不食亦能一日九食真可問也采女曰敢問青精先生是何僊人者也彭祖曰得道者耳非僊人也僊人者或竦身入雲無翅而飛或駕龍乘雲上造天階或化爲鳥獸遊浮青雲或潛行江海翱翔名山或食元氣或茹芝草或出入人間而人不識或隱其身而莫之見面生異骨體有奇毛率好深僻不交俗流然此等雖有不死之壽去人情遠榮樂有若雀化爲蛤雉化爲蜃失其本真更守異氣余之愚心未願此已入道當食甘旨服輕麗通

陰陽處官秩耳。骨節堅彊。顏色和澤。老而不衰。延年
久視。長在世間。寒溫風濕不能傷。鬼神衆精莫敢犯。
五兵百虫不可近。嗔喜毀譽不爲累。乃可爲貴耳。人
受氣雖不知方術。但養之得宜。常至百二十歲。不及
此者傷也。小復曉道。可得二百四十歲。加之可至四
百八十歲。盡其理者。可以不死。但不成僊人耳。養壽
之道。但莫傷之而已。夫冬溫夏涼。不失四時之和。所
以適身也。美色冰姿。幽閑娛樂。不致思慾之惑。所以
通神也。車服威儀。知足無求。所以一志也。八音五色。
以悅視聽。所以導心也。凡此皆以養壽。而不能斟酌
之者。反以速患。古之至人。恐下才之子。不識事宜。流
逸不還。故絕其源。故有上士別牀。中士異被。服藥百
畧。不如獨臥。五音使人耳聾。五味使人口爽。苟能節
宣其宜。適抑揚其通塞者。不以減年。得其益也。凡此
之類。譬猶水火用之過。當反爲害也。不知其經脈損
傷。血氣不足。內理空疎。髓腦不實。體已先病。故爲外
物所犯。因氣寒酒色以發之耳。若本充實。豈有病也。
夫遠思彊記傷人。憂喜悲哀傷人。喜樂過差。忿怒不

解傷人。汲汲所願傷人。陰陽不順傷人。有所傷者數種。而獨戒於房中。豈不惑哉。男女相成。猶天地相生也。所以神氣導養。使人不失其和。天地得交接之道。故無終竟之限。人失交接之道。故有傷殘之期。能避衆傷之事。得陰陽之術。則不死之道也。天地晝分而夜合。一歲三百六十交。而精氣和合。故能生產萬物。而不窮。人能則之。可以長存。次有服氣得其道。則邪氣不得入。治身之本要。其余吐納導引之術。及念體中萬神。有含影守形之事。一千七百餘條。及四時首

向。責已謝過。臥起早寢之法。皆非真道。可以教初學者。以正其身。人受精養體。服氣煉形。則萬神自守。其真不然者。則榮衛枯悴。萬神自逝。悲思所留者也。人爲道。不務其本。而逐其末。告以至言。而不能信。見約要之書。謂之輕淺。而不盡服誦。觀夫太清北神中經之屬。以此自疲。至死無益。不亦悲哉。又人苦多事。少能。棄世獨往。山居穴處者。以道教之。終不能行。是非仁人之意也。但知房中閉氣。節其思慮。適飲食。則得道也。吾先師初著九節都解指。韜形隱遯。尤爲開明。

四極九室諸經萬三千首爲以示始涉門庭者采女具受諸要以致王王試之有驗殷王傳彭祖之術屢欲祕之乃下令國中有傳祖之道者誅之又欲害祖以絕之祖知之乃去不知所之其後七十餘年聞人於流沙之國西見之王不常行彭祖之術得壽三百歲氣力丁壯如五十時得鄭女妖姬王失道而祖俗間言傳彭祖之道殺人者由於王禁之故也後有黃山君者修彭祖之術數百歲猶有少容彭祖旣去乃追論其言以爲彭祖經

魏伯陽

魏伯陽者吳人也本高門之子而性好道術後與弟子三人入山作神丹丹成知弟子心懷未盡乃試之曰丹雖成然先宜與犬試之若犬飛然後人可服耳若犬死卽不可服乃與犬食之犬卽死伯陽謂弟子曰作丹唯恐不成旣今成而犬食之死恐是未合神明之意服之恐復如犬爲之奈何弟子曰先生當服之否伯陽曰吾背違世路委家入山不得道亦耻復還死之與生吾當服之乃服丹入口卽死弟子顧視

相謂曰作丹以求長生服之卽死當奈此何獨一弟子曰吾師非常人也服此而死得無意也因乃取丹服之亦死餘二弟子相謂曰所以得丹者欲求長生耳今服之旣死焉用此爲不服此藥自可更得數十歲在世間也遂不服乃共出山欲爲伯陽及死弟子求棺木二子去後伯陽卽起將所服丹納死弟子及白犬口中皆起弟子姓虞遂皆仙去道逢入山伐木人乃作手書與鄉里人寄謝二弟子乃始懊恨伯陽作叅同契五行相類凡三卷其說是周易其實假借爻象以論作丹之意而世之儒者不知神丹之事多作陰陽注之殊失其旨矣

神僊傳卷二

白石先生

白石先生者中黃丈人弟子也至彭祖時已二千歲
餘矣不肯修昇天之道但取不死而已不失人間之
樂其所據行者正以交接之道爲主而金液之藥爲
上也初以居貧不能得藥乃養牛牧豬十數年間約
衣節用置貨萬金乃大買藥服之常煮白石爲糧因
就白石山居時人故號曰白石先生亦食脯飲酒亦
食穀食日行三四百里視之色如四十許人性好朝

拜事神、好讀幽經及太素傳。彭祖問之曰：「何不服昇天之藥？」答曰：「天上復能樂比人間乎？但莫使老死耳。」天上多至尊，相奉事更苦於人間。故時人呼白石先生爲隱遁僊人，以其不汲汲於昇天爲仙官，亦猶不求聞達者也。

黃初平

黃初平者，丹溪人也。年十五，家使牧羊。有道士見其良謹，便將至金華山石室中，四十餘年，不復念家。其兄初起行山，尋索初平，歷年不得。後見市中有一道士，初起召問之曰：「吾有弟名初平，因令牧羊，失之四十餘年，莫知死生所在。」願道君爲占之。道士曰：「金華山中有一牧羊兒，姓黃，字初平，是卿弟。非疑。」初起聞之，卽隨道士去求弟，遂得相見，悲喜語畢。問初平羊何在，曰：「近在山東耳。」初起往視之，不見，但見白石而還。謂初平曰：「山東無羊也。」初平曰：「羊在耳。」兄但自不見之。初平與初起俱往看之。初平乃叱曰：「羊起。」於是白石皆變爲羊，數萬頭。初起曰：「弟獨得僊道如此，吾可學乎？」初平用唯好道，便可得之耳。初起便棄妻子。

畱住就初平學其服松脂茯苓至五百歲能坐在立口行於日中無影而有童子之色後乃俱還鄉里親族死終略盡乃復還去初平改字爲赤松子初起改字爲魯班其後服此藥得僊者數十人

王遠

王遠字方平東海人也舉孝廉除郎中稍加中散大夫學通五經尤明天文圖讖河洛之要逆知天下盛衰之期九州吉凶如觀之掌握後棄官入山修道道成漢孝桓帝聞之連徵不出使郡國遍載以詣京師

裏

遠低頭閉口不答詔乃題宮門扇板四百餘字皆說方來之事帝惡之使削去外字適去內字復見墨皆徹板裏削之愈分明遠無子孫鄉里人累世相傳供養之同郡太尉陳耽爲遠營道室旦夕朝拜之但乞福未言學道也遠在陳家四十餘年陳家曾無疾病死喪奴婢皆然六畜繁息田桑倍獲遠忽語陳耽曰吾期運當去不得久停明日日中當發至時遠死耽知其僊去不敢下着地但悲啼嘆息曰先生捨我我將何怙具棺器燒香就牀衣裝之至三日夜忽失其

屍衣冠不解如蛇蛻耳遠卒後百餘日耽亦卒或謂耽得遠之道化去或曰知耽將終故委之而去也初遠欲東入括蒼山過吳住胥門蔡經家蔡經者小民耳而骨相當僊遠知之故住其家遂語經曰汝生命應得度世欲取汝以補官僚耳然少不知道今氣少肉多不得上去當爲屍解如從狗竇中過耳於是告以要言乃委經而去經後忽身體發熱如火欲得冷水灌之舉家汲水灌之如沃焦石如此三日消耗骨立乃入室以被自覆忽然失之視其被內唯有皮頭足具如蟬蛻也去十餘年忽還家容色少壯髣髴黑語家人曰七月七日王君當來其日可多作飲食以供從官至其日經家乃借瓮器作飲食百餘斛羅列布置庭下是日王君果來未至先聞金鼓簫管人馬之聲比近皆驚莫知所在及至經舍舉家皆見遠冠遠遊冠朱衣虎頭鞶囊五色綬帶劒黃色少髭長短中形人也乘羽車駕五龍龍各異色前後麾節幡旗導從威儀奕奕如大將軍也有十二伍伯皆以蠟封其口鼓吹皆乘龍從天而下懸集於庭從官皆長

丈餘不從道衢。既至，從官皆隱，不知所在。唯獨見遠坐耳。須臾，引見經父母兄弟，因遣人召麻姑。亦莫知麻姑是何人也。言曰：王方平敬報，久不到民間。今來在此，想姑能暫來語否？須臾，信還，不見其使，但聞信語曰：麻姑載拜，不相見，忽已五百餘年。尊卑有序，拜敬無階。煩信承來，在彼食頃，卽到。先受命，當按行蓬萊。今便暫往。如是當還，還便親覲，願未卽去。如此兩時，聞麻姑來，來時亦先聞人馬聲。既至，從官半於遠也。麻姑至，蔡經亦舉家見之。是好女子，年可十八九許，於頂上作髻，餘髮散垂至腰。衣有文彩，又非錦綺，光彩耀目，不可名狀。皆世之所無也。入拜遠，遠爲之起立，坐定，各進行厨，皆金盤玉杯無限也。餽膳多是諸花，而香氣達於內外。擘脯而食之，云：麟脯。麻姑自說云：接待以來，已見東海三爲桑田。向到蓬萊，又水淺於往日。會時略半耳。豈將復爲陵陸乎？遠嘆曰：聖人皆言海中行復揚塵也。麻姑欲見蔡經母及婦等，時經弟婦新產數日，姑見知之曰：噫！且立勿前。卽求少許米來，得米擲之墮地，謂以米祛其穢也。視其米

皆成丹砂。遠笑曰：姑故年少也。吾老矣，不喜復作如此狡獪變化也。遠謂經家人曰：吾欲賜汝輩美酒，此酒方出天厨，其味醇醲，非俗人所宜飲。飲之或能爛腸，今當以水和之。汝輩勿恠也。乃以斗水合升酒，攪之以賜經家人。人人飲一升許，皆醉。良久酒盡，遠遣左右曰：不足，復還取也。以于錢與餘杭姥乞酤酒。須臾信還，得一油囊酒五斗許，使傳餘杭姥答言：恐地上酒不中尊飲耳。麻姑手爪似鳥，經見之，心中念曰：昔大癢時，得此爪以爬背，當佳也。遠以知經心中所言，卽使人牽經鞭之，謂曰：麻姑神人也。汝何忽謂其爪可爬背耶？但見鞭着經背，亦莫見有人持鞭者。遠告經曰：吾鞭不可妄得也。經比舍有姓陳者，失其名，嘗罷縣尉，聞經家有神人，乃詣門叩頭求乞拜見。於是遠使引前與語。此人便欲從驅使，比於蔡經。遠曰：君且向日而立，遠從後觀之。曰：噫，君心邪不正，終未可教以僊道。當授君地上主者之職司。臨去，以一符并一傳著以小箱中，與陳尉告言：此不能令君度世，止能存君本壽。自出百歲向上，可以禳災治病者，命未

終及無罪者。君以符到其家便愈矣。若邪鬼血食作崇禍者。便帶此符。以傳勅吏遣其鬼。君心中亦當知其輕重。臨時以意治之。陳以此符治病有效。事之者數百家。壽一百一十歲而死。死後子弟行其符。不復驗矣。遠去後。經家所作飲食數百斛皆盡。亦不見有人飲食也。經父母私問經曰。王君是何神人。復居何處。經曰。常在崑崙山。往來羅浮括蒼等山。山上皆有宮室。主天曹事。一日之中。與天上相反覆者十數過。地上五嶽生死之事。皆先示告王君。王君出城盡將百官從行。唯乘一黃麟。將十數侍人。每行常見山林在下。去地常數百丈。所到則山海之神皆來奉迎。拜謁。其後數十年。經復暫歸家。遠有書與陳尉。其書廓落大而不上。先是人無知。方平名遠者。因此乃知之。陳尉家於今。世世存錄王君手書。并符傳於小箱中。

伯山甫

伯山甫者。雍州人也。入華山中。精思服食。時時歸鄉里。省親如此二百年不老。到人家。卽數人先世以來善惡功過。有如目見。又知方來吉凶。言無不效。其外

甥女年老多病，乃以藥與之。女時年已七十，轉還少，色如桃花。漢武遣使者行河東，忽見城西有一女子，笞一老翁，俛首跪受杖。使者恠問之，女曰：「此翁乃妾子也。昔吾舅氏伯山甫以神藥教妾，妾教子服之，不肯。今遂衰老，行不及妾，故杖之。」使者問女及子年幾，答曰：「妾有一百三十歲，兒七十一。」後入華山去。

馬鳴生

馬鳴生者，臨淄人也。本姓和，字君賢。少爲縣吏，捕賊爲賊所傷，當時暫死。忽遇神人，以藥救之，便活。鳴生無以報之，遂棄職隨神。初但欲治金瘡方耳，後知有長生之道，乃久隨之。爲負笈西之，女几山，北到玄丘，南至廬江，周遊天下，勤苦歷年。及受太陽神丹，經三卷，歸入山，合藥服之，不樂昇天。但服半劑，爲地僊，恒居人間，不過三年，輒易其處。時人不知，是僊人也。架屋舍，畜僕從，車馬竝與俗人皆同。如此展轉，經歷九州五百餘年，人多識之，悉恠其不老。後乃白日昇天而去。

李八百

瘡

李八百蜀人也莫知其名歷世見之時人計其年八百歲因以爲號或隱山林或出市廛知漢中唐公昉有志不遇名師欲教授之乃先往試之爲作客傭賃者公昉不知也八百驅使用意異於他客公昉愛異之八百乃僞病困當欲死公昉卽爲迎醫合藥費數十萬錢不以爲損憂念之意形於顏色八百又轉作惡瘡周徧身體膿血臭惡不可忍近公昉爲之流涕曰卿爲吾家使者勤苦歷年常得篤疾吾取醫欲令卿愈無所恡惜而猶不愈當如卿何八百曰吾瘡不

愈須人舐之當可公昉乃使三婢三婢爲舐之八百又曰婢舐不愈若得君爲舐之卽當愈耳公昉卽舐復言無益欲公昉婦舐之最佳又復令婦舐之八百又告曰吾瘡乃欲差當得三十斛美酒浴身當愈公昉卽爲酒具著大器中八百卽起入酒中浴瘡卽愈體如凝脂亦無餘痕乃告公昉曰吾是僊人也子有志故此相試子真可教也今當授子度世之訣乃使公昉夫妻并舐瘡三婢以其浴酒自浴卽皆更少顏色美悅以丹經一卷授公昉公昉入雲臺山中作藥

藥成服之僊去。

李阿

李阿者蜀人傳世見之不老常乞於成都市所得復散賜與貧窮者夜去朝還市人莫知所止或往問事阿無所言但古阿顏色若顏色欣然則事皆吉若容貌慘戚則事皆凶若阿含笑者則有大慶微嘆者則有深憂如此候之未曾不審也有古强者疑阿異人常親事之試隨阿還所宿乃在青城山中強後復欲隨阿去然身未知道恐有虎狼私持其父大刀阿見而怒強曰汝隨我行耶畏虎也取強刀以擊石刀折壞強憂刀敗至旦隨出阿問強曰汝愁刀敗也強言實恐父恠怒阿則取刀左手擊地刀復如故強隨阿還成都未至道逢人奔車阿以脚置其車下轢脚皆折阿卽死強怖守視之須臾阿起以手撫脚而復如常強年十八見阿年五十許強年八十餘而阿猶然不異後語人被崑崙山召當去遂不復還也。

神仙傳卷三

河上公

河上公者莫知其姓字漢文帝時公結草爲庵于河之濱帝讀老子經頗好之勅諸王及大臣皆誦之有所不解數事時人莫能道之問時皆稱河上公解老子經義旨乃使齋所不決之事以問公曰道尊德貴非可遙問也帝卽幸其庵躬問之帝曰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濱莫非王臣域中四大王居其一子雖有道猶朕民也不能自屈何乃高乎公卽撫掌坐

躍冉冉在虛空中去地數丈俛仰而答曰余上不至天中不累人下不居地何民臣之有帝乃下車稽首曰朕以不德忝統先業才小任大憂於不堪雖治世事而心敬道直以暗昧多所不了唯願道君有以教之公乃授素書二卷與帝曰熟研之此經所疑皆了不事多言也余注此經以來一千七百餘年凡傳三人連子四矣勿以示非其人言畢失其所在須臾雲霧晦冥天地泯合帝甚貴之論者以爲文帝好老子之言世不能盡通故神人特下教之而恐漢文心未至信故示神變所謂聖人無常心以百姓心爲心耶

劉根

劉根者字君安京兆長安人也少明五經以漢孝成皇帝綏和二年舉孝廉除郎中後棄世學道入嵩高山石室磴嶢峻絕之上直下五千餘丈冬夏不衣身毛長一二尺其顏色如十四五歲人深目多鬚鬣皆黃長三四寸每與坐或時忽然變著高冠玄衣人不覺換之時衡府君自說先祖與根同歲者至王莽時頻使使者請根根不肯往衡府君使府掾王珍問起

居根不答再令功曹趙公往山達敬根唯言謝府君更無他言後潁川太守高府君到官郡民大疫死者過半太守家大小悉得病高府君復遣珍往求根請消除疫氣之術珍叩頭述府君之言根教言於太歲宮氣上掘地深三尺以沙著其中及洒沃之君依言病者悉愈疫氣尋絕每用有效後太守張府君以根爲妖遣吏召根擬戮之一府共諫府君府君不解如是諸吏達根欲令根去根不聽府君使至請根根曰張府君欲吾何爲耶間當至耳若不去恐諸君招咎謂卿等不敢來呼我也根是日至府時賓客滿座府君使五十餘人持刀杖繩索而立根顏色不怍府君烈聲問根曰若有何道術也客曰唯唯府君曰能召鬼乎曰能府君曰既能即可促鬼至廳前不爾當大戮根曰召鬼至易見耳借筆硯及奏按鎗鎗然作銅鐵之聲聞於外又長嘯嘯音非常清亮聞者莫不肅然衆客震悚須臾廳上南壁忽開數丈見兵甲四五百人傳呼赤衣兵數十人齎刀劍將一車直從壞壁中人來又壞壁復如故根勅下車上鬼其赤衣便乃

發車上被見下有一老翁老姥大繩反縛囚之懸頭廳前府君熟視之乃其亡父母也府君驚愕流涕不知所措鬼乃責府君曰我生之時汝官未達不得汝祿養我死汝何爲犯神僊尊官使我被收困辱如此汝何面目以立人間府君下階叩頭向根伏罪受死請求放赦先人根勅五百兵將囚出散遣之車出去南壁開後車過壁復如故既失車所在根亦隱去府君惆悵恍惚狀若發狂妻登時死良久乃蘇云見府君家先捉者大怒言汝何故犯神僊尊官使我見收今當來殺汝其後一月府君夫婦男皆卒府掾王珍數得見數承顏色懼然時伏地叩頭請問根學僊時本末根曰吾昔入山精思無所不到後如華陽山見一人乘白鹿車從者十餘人左右玉女四人執采旄之節皆年十五六餘載拜稽首求乞一言神人乃告余曰爾聞有韓衆否答曰實聞有之神人曰我是也余乃自陳曰某少好道而不遇明師頗習方書按而爲之多不驗豈根命相不應度世也有幸今日得遇大神是根宿昔夢想之願願見哀憐賜其要訣神未

肯告余。余乃流涕自搏。重請神人曰：坐。吾將告汝。汝有僊骨。故得見吾耳。汝今髓不滿。血不煖。氣少。腦減。筋息肉沮。故服藥行氣。不得其力。必欲長生。且先治病。十二年乃可服僊藥耳。夫僊道有昇天躡雲者。有遊行五岳者。有服食不死者。有屍解而僊者。凡修僊道。要在服藥。藥有上下。僊有數品。不知房中之事。及行氣導引。并神藥者。亦不能僊也。藥之上者。有九轉還丹。太乙金液。服之皆立登天。不積日月矣。其次有雲母。雄黃之屬。雖不卽乘雲駕龍。亦可役使鬼神。變化長生。次乃草木諸藥。能治百病。補虛駐顏。斷穀益氣。不能使人不死也。上可數百歲。下卽全其所稟而已。不足久賴也。余頓首曰：今日蒙教。乃天也。神人曰：必欲長生。先去三尸。三尸去。卽志意定。嗜慾除也。乃以神方五篇見授云：伏尸常以月望晦朔上天。白人罪過。司命奪人算。使人不壽。人身中神欲得人生。而尸欲得人死。人死則神散。無形之中而成鬼。祭祀之則得歆饗。故欲人死也。夢與惡人鬪爭。此乃尸與神相戰也。余乃從其言。合服之。遂以得僊。珍又每見根

書符了有所呼召似人求取或數聞推問有人答對及聞鞭撻之聲而悉不見其形及地上時時有血莫測其端也根乃教珍守一行氣存神坐三綱六紀謝過上名之法根後入鷄頭山僊去

李仲甫

李仲甫者豐邑中益里人也少學道於王君服水丹有效兼行遁甲能步訣隱形年百餘歲轉少初隱百日一年復見形後遂長隱但聞其聲與人對語飲食如常但不可見有書生姓張從學隱形術仲甫言卿

性福惡未中教然守之不止費用數十萬以供酒食殊無所得張患之乃懷匕首往先與仲甫語畢因依其聲所在騰足而上拔匕首左右刺斫仲甫已在牀上笑曰天下乃有汝輩愚人道學未得而欲殺之我寧得殺耶我真能死汝但恕其頑愚不足問耳使人取一犬來置書生前曰視我能殺犬否犬適至頭已墮地腹已破乃叱書生曰我能使卿如犬行矣書生下地叩頭乃止遂赦之仲甫有相識人居相去五百餘里常以張羅自業一旦張羅得一鳥視之乃仲甫

也語畢別去。是日仲甫已復至家。在民間三百餘年。後入西岳山去不復還也。

李意期

李意期者。本蜀人。傳世見之。漢文帝時人也。無妻息。人欲遠行。速至者。意期以符與之。并丹書兩腋。下則千里。皆不盡日而還。或說四方國土宮觀市鄆人。未曾見聞說者。意不解。意期則爲撮土作之。但盈寸。其中物皆是。須臾消滅。或行不知所之。一年許復還。於是乞食得物。卽度與貧人。於城都角中作土窟居之。冬夏單衣。飲少酒。食脯及棗栗。劉玄德欲伐吳。報關羽之死。使迎意期。意期到。甚敬之。問其伐吳吉凶。意期不答。而求紙畫作兵馬器仗十數萬。乃一一裂壞之。曰。咄。又畫作一大人。掘地理之。乃徑還去。備不悅。果爲吳軍所敗。十餘萬衆。纔數百人得還。甲器軍資。畧盡。玄德忿怒。遂卒於永安宮。意期少言。人有所問。畧不對答。蜀人有憂患。往問之。凶吉自有常候。但占其顏色。若懽悅則善。慘憾則惡。後入琅琊山中。不復見出也。

王興

王興者陽城人也居壺谷中乃凡民也不知書無學道意漢武上嵩山登大愚室石起道宮使董仲舒東方朔等齋潔思神至夜忽見有僊人長二丈耳出頭顱垂下至肩武帝禮而問之仙人曰吾九嶷之神也聞中岳石上菖蒲一寸九節可以服之長生故來採耳忽然失神人所在帝顧侍臣曰彼非復學道服食者必中岳之神以喻朕耳爲之採菖蒲服之經二年帝覺悶不快遂止時從官多服然莫能持久唯王興間仙人教武帝服菖蒲乃採服之不息遂得長生鄰里老少皆云世世見之竟不知所之

趙瞿

趙瞿者字子榮上黨人也得癩病重垂死或告其家云當及生棄之若死於家則世世子孫相蛀耳家人爲作一年糧送置山中恐虎狼害之從外以木砦之瞿悲傷自恨晝夜啼泣如此百餘日夜中忽見石室前有三人問瞿何人瞿度深山窮林之中非人所行之處必是神靈乃自陳乞叩頭求哀其人行諸砦中

有如雲氣了無所礙。問瞿必欲愈病。當服藥能否。瞿曰。無狀多罪。嬰此惡疾。已見踈棄。死在旦夕。若刖足割鼻而可活。猶所甚願。況服藥豈不能也。神人乃以松子松栢脂各五升賜之。告瞿曰。此不但愈病。當長生耳。服半可愈。卽勿廢。瞿服之未盡。病愈。身體強健。乃歸家。家人謂是鬼。具說其由。乃喜。遂更服之。二年。顏色轉少。肌膚光澤。走如飛鳥。年七十餘。食雉兔皆嚼其骨。能負重。更不疲極。年百七十。夜臥忽見屋間光有如鏡者。以問左右。云不見。後一日。一室內盡明。能夜書文。再見面上有二人。長三尺。乃美女也。甚端正。但小耳。戲其鼻上。如此。二女稍長大。至如人不復在面上。出在前側。常聞琴瑟之聲。欣然懽樂。在人間三百餘年。常如童子顏色。入山不知所之。

王遙

王遙者。字伯遼。鄱陽人也。有妻無子。頗能治病。病無不愈者。亦不祭祀。不用符水針藥。其行治病。但以入天布帔敷坐於地。不飲不食。須臾病愈。使起去。其有邪魅作禍者。遙畫地作獄。因招呼之。皆見其形。人在

獄中或狐狸鼯蛇之類乃斬而燔燒之病者卽愈遙有竹篋長數寸有一弟子姓錢隨遙數十年未嘗見遙開之一夜大雨晦暝遙使錢以九節杖擔此篋將錢出冒雨而行遙及弟子衣皆不濕所行道非所曾經又常有兩炬火導前約行三十里許登小山入石室室中有二人遙旣至取弟子所擔篋發之中有五舌竹簣三枚遙自鼓一枚以二枚與室中二人並坐鼓之良久遙辭去收三簣皆納篋中使錢擔之室中二人出送語遙曰卿當早來何爲久在俗間遙答曰我如是當來也遙還家百日天復雨遙夜忽大治裝遙先有葛單衣及葛布巾已五十餘年未嘗著此夜皆取着之其妻卽問曰欲捨我去乎遙曰暫行耳妻曰當將錢去不遙曰獨去耳妻乃泣涕曰爲且復少畱遙曰如是還耳因自擔篋而去之遂不復還後三十餘年弟子見遙在馬蹄山中顏色更少蓋地僊也

李常在

李常在者蜀郡人也少治道術百姓累世奉事計其年已四五百歲而不老常如五十許人治病困者三

元作
月微者一日愈在家有二男一女皆已嫁娶乃去未
時從其弟子曾家孔家各請一小兒年皆十七八家
亦不知當在欲何去卽遣送之常在以青竹杖度二
兒遣歸置其家所臥之處徑還勿與家人語二子承
教以杖歸家家人了不見兒去後乃各見死在牀上
二家哀泣殯埋之百餘日弟子從郾縣逢常在將此
二兒俱行二兒與弟子泣語良久各附書到二家發
棺視之唯青竹杖耳乃知非死後三十餘年居地肺
山更娶婦常在先婦兒乃往尋求之未至十日常在

謂後妻曰吾兒欲來見尋吾當去可將金餅與之及
至求父所在婦以金與之兒曰父捨我去數十年日
夜思戀聞父在此故自遠來覲省不求財也乃止三
十日父不還兒乃欺其母曰父不還我去矣至外藏
於草間常在還語婦曰此兒詐言如是當還汝語之
汝長不復須我我在法不復與汝相見乃去少頃兒
果來母語之如此兒自知不復見其父乃泣涕而去
後七十餘年常在忽去弟子見在虎壽山下居復娶
妻有父子世世見之如故故號之曰常在

神仙傳卷四

劉安

漢淮南王劉安者漢高帝之孫也其父厲王長得罪徙蜀道死文帝哀之而裂其地盡以封長子故安得封淮南王時諸王子貴侈莫不以聲色游獵犬馬爲事唯安獨折節下士篤好儒學兼占候方術養士數千人皆天下俊士作內書二十二篇又中篇八章言神仙黃白之事名爲鴻寶萬畢三章論變化之道凡十萬言武帝以安辯博有才屬爲諸父甚重尊之特

詔及報書常使司馬相如等共定草乃遣使召安人朝嘗詔使爲離騷經傳受詔食時便成奏之安每宴見談說得失及獻諸賦頌晨入夜出乃天下道書及方術之士不遠千里卑辭重幣請致之於是乃有八公詣門皆鬚眉皓白門吏先密以白王王使闢人自以意難問之曰我王上欲求延年長生不老之道中欲得博物精義入妙之大儒下欲得勇敢武力扛鼎暴虎橫行之壯士今先生年已耆矣似無駐衰之術又無養育之氣豈能究於三墳五典八索九丘鈞深致遠窮理盡性乎三者既乏餘不敢通八公笑曰我聞王尊禮賢士吐握不倦苟有一介之善莫不畢至古人貴九九之好養鳴吠之技誠欲市馬骨以致騏驥師郭生以招羣英吾年雖鄙陋不合所求故遠致其身且欲一見王雖使無益亦豈有損何以年老而逆見嫌耶王必若見年少則謂之有道皓首則謂之庸叟恐非發石採玉探淵索珠之謂也薄吾老今則少矣言未竟八公皆變爲童子年可十四五角髻青絲色如桃花門吏大驚走以白王王聞之足不履跣

而迎發思僊之臺張錦帳象牀燒百和之香進金玉
之几執弟子之禮北面叩首而言曰安以凡才少好
道德羈鎖世務沉淪流俗不能遣累負笈山林然夙
夜饑渴思願神明沐浴滓濁精誠淺薄懷情不暢邈
若雲漢不期厚幸道君降屈是安祿命當蒙拔擢喜
懼屏營不知所措唯願道君哀而教之則螟蛉假翼
於鴻鵠可冲天矣八童子乃復爲老人告王曰余雖
復淺識備爲先學聞王好士故來相從未審王意有
何所欲吾一人能坐致風雨立起雲霧晝地爲江河
撮土爲山嶽一人能崩高山塞深泉收束虎豹召致
蛟龍使役鬼神一人能分形易貌坐存立亡隱蔽六
軍白日爲暝一人能乘雲步虛越海淩波出入無間
呼吸千里一人能入火不灼入水不濡刀射不中冬
凍不寒夏曝不汗一人能干變萬化恣意所爲禽獸
草本萬物立成移山駐流行宮易室一人能煎泥成
金凝鉛爲銀水鍊八石飛騰流珠乘雲駕龍浮於太
清之上在王所欲安乃日夕朝拜供進酒脯各試其
向所言千變萬化種種異術無有不效遂授王丹經

三十六卷藥成未及服而太子遷好劔自以人莫及也於時郎中雷被召與之戲而被誤中遷遷大怒被怖恐爲遷所殺乃求擊匈奴以贖罪安聞不聽被大懼乃上書於天子云漢法諸侯壅闕不與擊匈奴其罪入死安合當誅武帝素重王不咎但削安二縣耳安怒被被恐死與伍被素爲交親伍被曾以干私得罪於安安怒之未發二人恐爲安所誅乃共誣告稱安謀反天子使宗正持節治之八公謂安曰可以去矣此乃是天之發遣王王若無此事日復一日未能去也八公使安登山大祭埋金地中卽白日昇天八公與安所踏山上石皆陷成跡至今人馬跡猶存八公告安曰夫有籍之人被人誣告者其誣人當卽死滅伍被等今當復誅矣於是宗正以失安所在推問云王僊去矣天子悵然乃諷使廷尉張湯奏伍被云爲畫計乃誅二被九族一如八公之言也漢史祕之不言安得神僊之道恐後世人主當廢萬機而競求於安道乃言安得罪後自殺非得僊也按左吳記云安臨去欲誅二被八公諫曰不可僊去不欲害行

垂況於人乎。安乃止。又問八公曰：「可得將素所交親俱至，彼便遣還否？」公曰：「何不得爾，但不得過五人。」安卽以左吳、王眷、傅生等五人至玄洲，便遣還。吳記具說云：「安未得上天，遇諸仙伯。安少習尊貴，稀爲卑下之禮，坐起不恭，語聲高亮，或誤稱寡人。於是僊伯主者奏安云：『不敬。』應片遣去。八公爲之謝過，乃見赦。謫守都廩，三年後爲散僊人，不得處職，但得不死而已。武帝聞左吳等隨王僊去，更還，乃詔之親問其由。吳具以對。帝大懊恨，乃嘆曰：『使朕得爲淮南王者，視天下如脫屣耳。』遂便招募賢士，亦冀遇八公，不能得，而爲公孫卿、樂大等所欺，意猶不已。庶獲其真者，以安僊去，分明方知天下實有神仙也。時人傳八公安臨去時，餘藥器置在中庭，雞犬舐啄之，盡得昇天。故雞鳴天上，犬吠雲中也。」

陰長生

陰長生者，新野人也。漢皇后之親屬，少生富貴之門，而不好榮貴，唯專務道術。聞馬鳴生得度世之道，乃尋求之，遂得相見，便執奴僕之役，親運履之勞。鳴生

不教其度世之法。但日夕別與之高談論當世之事。治農田之業。如此十餘年。長生不解。同時共事。鳴生者十二人。皆悉歸去。唯長生執禮彌肅。鳴生告之曰。子真能得道矣。乃將入青城山中。煮黃土爲金。以示之。立壇西面。乃以太清神丹經授之。鳴生別去。長生乃歸合之。丹成服半劑。不盡。卽昇天。乃大作黃金十數萬斤。以布惠天下貧乏。不問識與不識者。周行天下。與妻子相隨。一門皆壽而不老。在民間三百餘年。後與平都山東白日昇天而去。著書九篇云。上古僊者多矣。不可盡論。但漢興以來。得僊者四十五人。連余爲六矣。二十人尸解。餘竝白日昇天。抱朴子曰。洪聞諺書有之。曰。子不夜行。則安知道上有夜行人。今不得僊者。亦安知天下山林間。不有學道得僊者。陰君已服神藥。未盡昇天。然方以類聚。同聲相應。便自與僊人相集。尋索聞見。故知此近世諸僊人數耳。而俗民謂爲不然。以已所不聞。則謂無有。不亦悲哉。夫草澤間士。以隱逸得志。以經藉自娛。不耀文彩。不揚聲名。不修求進。不營聞達。人猶不能識之。況僊人亦

何急急令聞達朝闕之徒。知其所云爲哉。陰君自敘云。漢延光元年。新野山北。予受僊君神丹要訣。道成去世。付之名山。如有得者。列爲真人。行乎去來。何爲俗聞不死之要道。在神丹行氣導引。俛仰屈伸。服食草木。可得延年。不能度世。以至乎仙。予欲聞道。此是要言。積學所致。無爲合神。上士爲之。勉力加勤。下愚大笑。以爲不然。能知神丹。久視長安。於是陰君裂黃素。寫丹經一通。封一文石之函。置嵩高山。一通黃樨之簡。漆書之。封以青玉之函。置太華山。一通黃金之

簡。刻而書之。封以白銀之函。置蜀綏山。一封緋書。合爲十篇。付弟子。使世世當有所傳付。又著詩三篇。以示將來。其一曰。惟余之先佐。命唐虞。爰逮漢世。紫艾重紆。予獨好道。而爲匹夫。高尚素志。不仕王侯。貪生得生。亦又何求。超跡蒼霄。乘龍駕浮。青雲承翼。與我爲仇。入火不灼。蹈波不濡。逍遙太極。何慮何憂。傲戲仙都。顧愍羣愚。年命之逝。如彼川流。奄忽未幾。泥土爲儔。奔馳索死。不肯暫休。其二章曰。予之聖師。體道之真。升降變化。喬松爲隣。唯余同學。十有二人。寒苦

求道歷二十年中多怠墮志行不堅痛乎諸子命也
自天天不妄授道必歸賢身沒幽壤何時可還嗟爾
將來勤加精研勿爲流俗富貴所牽神道一成升彼
九天壽同三光何但億千其三章曰惟余束髮少好
道德棄家隨師東西南北委放五濁避世自匿三十
餘年明山之側寒不遑衣饑不暇食思不敢歸勞不
敢息奉事聖師承歡悅色面垢足胝乃見哀識遂受
要訣恩深不測妻子延年咸享無極黃白已成貨財
子億使役鬼神玉女侍侍今得度世神丹之力陰君
處民間百七十年色如女子白日昇天而去

張道陵

張道陵者沛國人也本太學書生博通五經晚乃歎
曰此無益於年命遂學長生之道得黃帝九鼎丹法
欲合之用藥皆糜費錢帛陵家素貧欲治生營田牧
畜非已所長乃不就聞蜀人多純厚易可教化且多
名山乃與弟子入蜀住鵠鳴山著作道書二十四篇
乃精思鍊志忽有天人下千乘萬騎金車羽蓋驂龍
駕虎不可勝數或自稱柱下史或稱東海小童乃授

陵以新出正一明威之道，陵受之能治病。於是百姓翕然奉事之，以爲師。弟子戶至數萬，卽立祭酒，分領其戶，有如官長，并立條制，使諸弟子隨事輸出米絹器物、紙筆、樵薪什物等，領人修復道路，不修復者，皆使疾病。縣有應治橋道，於是百姓斬草除溷，無所不爲，皆出其意。而愚者不知是陵所造，將爲此文，從天上下也。陵又欲以廉耻治人，不喜施刑罰，乃立條制，使有疾病者皆疏記生身已來所犯之罪，乃手書投於水中，與神明共盟約，不得復犯法。當以身死爲約。於是百姓計愈，邂逅疾病，輒當首過，一則得愈，二使羞慚，不敢重犯。且畏天地而改，從此之後，所違犯者皆改爲善矣。陵乃多得財物，以市其藥，合丹丹，丹成服半劑，不願卽昇天也。乃能分形作數十人，其所居門前水池，陵常乘舟戲其中。而諸道士賓客往來盈庭，蓋座上常有一陵，與賓客對談共食飲，而真陵故在池中。也。其治病事皆採取玄素，但改易其大較，轉其首尾，而大途猶同歸也。行氣服食，故用僊法，亦無以易故。陵語諸人曰：爾輩多俗態未除，不能棄世，正可得

吾行氣導引房中之事或可得服食草木數百歲之方耳。其有九鼎大要唯付王長。而後合有一人從東方來當得之。此人必以正月七日日中到。具說長短形狀。至時果有趙昇者。恰從東方來。生平原相見其形貌亦如陵所說。陵乃七度試昇。皆過。乃受昇丹經。七試者。第一試昇到門不爲通。使人罵辱四十餘日。露宿不去。乃納之。第二試使昇於草中守黍驅獸。暮遣美女非常。託言遠行過寄宿。與昇接牀。明日又稱脚痛不去。遂畱數日。亦復調戲。昇終不失正。第三試昇行道忽見遺金三十餅。昇乃走過不取。第四令昇入山採薪。三虎交前咬昇衣服。唯不傷身。昇不恐。顏色不變。謂虎曰。我道士耳。少年不爲非。故不遠千里來事神師。求長生之道。汝何以爾也。豈非山鬼使汝來試我乎。須臾虎乃起去。第五試昇於市買十餘匹絹。付直訖。而絹主誣之云。未得。昇乃脫已衣買絹而償之。殊無愠色。第六試昇守田穀。有一人往叩頭乞食。衣裳破弊。面目塵垢。身體瘡膿。臭穢可憎。昇愴然爲之動容。解衣衣之。以私糧設食。又以私米遺之。第

七試陵將諸弟子登雲臺絕巖之上。下有一桃樹。如人臂。傍生石壁下。臨不測之淵。桃大有實。陵謂諸弟子曰。有人能得此桃實。當告以道要。于時伏而窺之者二百餘人。股戰流汗。無敢久臨視之者。莫不却退。而還謝不能得。昇一人乃曰。神之所護。何險之有。聖師在此。終不使吾死於谷中耳。師有教者。必是此桃有可得之理。故耳。乃從上自擲投樹上。足不蹉跌。取桃實滿懷。而石壁險峻。無所攀緣。不能得返。於是乃以桃一一擲上。正得二百二顆。陵得而分賜諸弟子。

各一。陵自食畱一。以待昇。陵乃以手引昇。衆視之。見陵臂加長三二丈。引昇。昇忽然來還。乃以向所畱桃與之。昇食桃畢。陵乃臨谷上。戲笑而言曰。趙昇。心自正。能投樹上。足不蹉跌。吾今欲自試投下。當應得大桃也。衆人皆諫。唯昇與王長嘿然。陵遂投空。不落。桃上失。陵所在。四方皆仰。上則連天。下則無底。往無道路。莫不驚歎悲涕。唯昇長二人良久。乃相謂曰。師則父也。自投於不測之崖。吾何以自安。乃俱投身而下。正墮陵前。見陵坐局脚牀。斗帳中。見昇長二人笑曰。

吾知汝來乃授二人道畢三日乃還歸治舊舍諸弟子驚悲不息後陵與昇長三人皆白日冲天而去衆弟子仰視之久而乃沒於雲霄也初陵入蜀山合丹半劑雖未冲舉已成地仙故欲化作七試以度趙昇乃如其志也

神仙傳卷四終

神仙傳卷五

泰山老父

泰山老父者莫知姓字漢武帝東巡狩見老翁鉏於道傍頭上白光高數尺恠而問之老人狀如五十許人面有童子之色肌膚光華不與俗同帝問有何道術對曰臣年八十五時衰老垂死頭白齒落遇有道士者教臣絕穀但股朮飲水并作神枕枕中有三十二物其三十二物中有二十四物以當二十四氣八毒以應八風臣行之轉老爲少黑髮更生齒落復出日

行三百里臣今一百八十歲矣帝受其方賜玉帛老
父後入岱山中每十年五年時還鄉里三百餘年乃
不復還

巫炎

巫炎字子都北海人也漢駙馬都尉武帝出見子都
於渭橋其頭上鬱鬱紫氣高丈餘帝召問之君年幾
何所得何術而有異氣乎對曰臣年已百三十八歲
亦無所得將行詔東方朔使相此君有何道術朔對
曰此君有陰道之術武帝屏左右而問之子都對四
臣年六十五時苦腰痛脚冷不能自溫口乾舌苦滲
涕出百節四肢疼痛又痺不能久立得此道以來七
十三年今有子二十六人身體雖勇無所疾患氣力
乃如壯時無所憂患帝曰卿不仁有道而不聞於朕
非忠臣也子都對曰臣誠知此道爲真然陰陽之事
宮中之利臣子之所難言又行之皆逆人情能爲之
者少故不敢以聞帝曰勿謝戲君耳遂受其法子都
年二百歲服餌水銀白日昇天武帝頗行其法不能
盡用之然得壽最長於先帝也

劉憑

劉憑者沛人也。有軍功，封壽光金鄉侯。學道於稷丘子，常服石桂英及中嶽石硫黃，年三百餘歲而有少容。尤長於禁氣。當到長安，諸賈人聞憑有道，乃往拜見之。乞得侍從，求見祐護。憑曰：「可耳。」又有百餘人隨憑行，并有雜貨，約直萬金。乃於山中逢賊數百人，拔刃張弓，四合圍之。憑語賊曰：「汝輩作人，當念溫良。若不能展才布德，居官食祿，當勤身苦體。夫何有醜面目豺狼其心，相教賊道，危人利己。此是伏尸都市，肉饗烏鳶之法。汝等弓箭當何所用？於是賊射諸客，箭皆反着其身。須臾之間，大風折木，飛沙揚塵。憑大呼曰：「小物輩敢爾！」天兵從頭刺殺。先造意者，憑言絕而衆兵一時頓地，反手背上，不能復動。張口短氣，欲死。其中首帥三人，卽鼻中出血，頭裂而死。餘者或能語曰：「乞放余生，改惡爲善。」於是諸客或斫殺者，憑禁止之。乃責之曰：「本擬盡殺汝，猶復不忍。今赦汝，猶敢爲賊乎？」皆乞命曰：「便當易行，不敢復爾。」憑乃勅天兵赦之。遂各能奔走去。嘗有居人妻病邪魅，累年不愈。憑

乃勅之其家宅傍有泉水水自竭中有一蛟枯死又有古廟廟間有樹樹上常有光人止其下多遇暴死禽鳥不敢巢其枝憑乃勅之盛夏樹便枯死有大蛇長七八丈懸其間而死後不復爲患憑有姑子與人爭地俱在太守坐姑子少黨而敵家多親助爲之言者四五十人憑反覆良久忽然大怒曰汝輩敢爾應聲有雷電霹靂赤光照耀滿屋於是敵人之黨一時頓地無所復知太守甚怖爲之跪謝曰願君侯少寬威靈當爲理斷終不使差失日移數丈諸人乃能起漢孝武帝聞之詔徵而試之曰殿下有怪輒有數十人絳衣披髮持燭相隨走馬可効否憑曰此小鬼耳至夜帝僞令人作之憑於殿上以符擲之皆面捨地以火炷口無氣帝大驚曰非此鬼也朕以相試耳乃解之後入太白山中數十年復歸鄉里顏色更少按前漢書王子侯及功臣表俱無金鄉侯劉憑不審其故

樂巴

樂巴者蜀郡成都人也少而好道不修俗事時太守躬詣巴請屈爲功曹待以師友之禮巴陵太守曰聞

功曹有道寧可試見一奇乎巴曰唯卽平坐却入壁
中去冉冉如雲氣之狀須臾失巴所在壁外人見化
成一虎人竝驚虎徑還功曹舍人往視虎虎乃巴成
也後舉孝廉除郎中遷豫章太守廬山廟有神能於
帳中共外人語飲酒空中投杯人往乞福能使江湖
之中分風舉帆行各相逢巴至郡往廟中便失神所
在巴曰廟鬼詐爲天官損百姓日久罪當治之以事
付功曹巴自行捕逐若不時討恐其後遊行天下所
在血食枉病良民責以重禱乃下所在推問山川社
稷求鬼踪跡此鬼於是走至齊郡化爲書生善談五
經太守卽以女妻之巴知其所在上表請解郡守往
捕其鬼不出巴謂太守賢壻非人也是老鬼詐爲廟
神今走至此故來取之太守召之不出巴曰出之甚
易請太守筆硯奏案巴乃作符符成長嘯空中忽有
人將符去亦不見人形一坐皆驚符至書生向婦涕
泣曰去必死矣須臾書生自齎符來至庭見巴不敢
前巴叱曰老鬼何不復爾形應聲卽便爲一狸叩頭
乞活巴勅殺之皆見空中刀下狸頭墮地太守女已

生一兒復化爲狸亦殺之巴去還豫章郡多鬼又多
獨足鬼爲百姓病巴到後更無此患妖邪一時消滅
後徵爲尚書郎正旦大會巴後到有酒客賜百官酒
又不飲而西南向嘆之有司奏巴不敬詔問巴巴曰
臣鄉里以臣能治鬼護病生爲臣立廟今旦有耆老
皆來臣廟中享臣不能早飲之是以有酒容臣適見
成都市上火臣故漱酒爲爾救之非敢不敬當請詔
問虛詔抵罪乃發驛書問成都已奏言正旦食後失
火須臾有大雨三陣從東北來火乃止雨着人皆作
酒氣後一旦忽大風雨天地晦冥對坐不相見因失
巴所在尋問巴還成都與親故別稱不更還老幼皆
於廟中送之云去時亦風雨晦冥莫知去處也

左慈

左慈字元放廬江人也明五經兼通星氣見漢祚將
衰天下亂起乃嘆曰值此衰亂官高者危財多者死
當世榮華不足貪也乃學道尤明六甲能役使鬼神
坐致行厨精思於天柱山中得石室中九丹金液經
能變化萬端不可勝記魏曹公聞而召之閉一石室

中使人守視斷穀期年乃出之顏色如故曹公自謂
生民無不食道而慈乃如是必左道也欲殺之慈已
知求乞骸骨曹公曰何以忽爾對曰欲見殺故求去
耳公曰無有此意公却高其志不苟相畱也乃爲設
酒曰今當遠曠乞分杯飲酒公曰善是時天寒溫酒
尚熱慈拔道簪以撓酒須臾道簪都盡如人磨墨初
公聞慈求分杯飲酒謂當使公先飲以與慈耳而拔
道簪以畫杯酒中斷其間相去數寸卽飲半半與公
公不善之未卽爲飲慈乞盡自飲之飲畢以杯擲屋
棟杯懸搖動似飛鳥俯仰之狀若欲落而不落舉坐
莫不視杯良久乃墜旣而已失慈矣尋問之還其所
居曹公遂益欲殺慈試其能免死否乃勅收慈慈走
入羣羊中而追者不分乃數本羊果餘一口乃知是
慈化爲羊也追者語主人意欲得見先生暫還無怯
也俄而有犬羊前跪而曰爲審爾否吏相謂曰此跪
羊慈也欲收之於是羣羊咸向吏言曰爲審爾否由
是吏亦不復知慈所在乃止後有知慈處者告公公
又遣吏收之得慈慈非不能隱故示其神化耳於是

受執入獄。獄吏欲拷掠之。戶中有一慈。戶外亦有一慈。不知孰是。公聞而愈惡之。使引出市殺之。須臾忽失慈所在。乃閉市門而索。或不識慈者。問其狀。言眇一目。着青葛巾。青單衣。見此人。便收之。及爾一市中。人皆眇目。着葛巾。青衣。卒不能分。公令普逐之。如見便殺。後有人見。知便斬以獻公。公大喜。及至視之。乃一束茅。驗其尸。亦亡處所。後有人從荊州來。見慈刺史劉表。亦以慈爲惑衆。擬收害之。表出耀兵。慈意知欲見其術。乃徐徐去。因又詣表云。有薄禮。願以餉軍。表曰。道人單僑。吾軍人衆。安能爲濟乎。慈重道之。表使視之。有酒一斗。器盛脯一束。而十人共舉不勝。慈乃自出取之。以刀剖脯投地。請百人奉酒及脯。以賜兵士。酒三杯。脯一片。食之如常。脯味凡萬餘人皆周足。而器中酒如故。脯亦不盡。坐上又有賓客千人。皆得大醉。表乃大驚。無復害慈之意。數日乃委表去。入東吳。有徐墮者。有道術。居丹徒。慈過之。墮門下有賓客車牛六七乘。欺慈云。徐公不在。慈知客欺之。便去。客卽見牛在楊樹杪行。適土樹卽不見。下卽復見。行

樹上又車轂皆生荆棘長一尺斫之不斷推之不動客大懼卽報徐公有一老翁眇目吾見其不急之人因欺之云公不在去後須臾牛皆如此不知何等意公曰咄咄此是左公過我汝曹那得欺之急追可及諸客分布逐之及慈羅布叩頭謝之慈意解卽遣還去及至車牛等各復如故慈見吳主孫討逆復欲殺之後出遊請慈俱行使慈行於馬前欲自後刺殺之慈在馬前着木履挂一竹杖徐徐而行討逆着鞭策馬操兵逐之終不能及討逆知其有術乃止後慈以意告葛仙公言當入霍山合九轉丹遂乃仙去

壺公

壺公者不知其姓名也今世所有召軍符召鬼神治病玉府符凡二十餘卷皆出自公故總名壺公符時汝南有費長房者爲市掾忽見公從遠方來入市賣藥人莫識之賣藥口不二價治病皆愈語買人曰服此藥必吐某物某日當愈事無不効其錢日收數萬便施與市中貧乏饑凍者唯畱三五十常懸一空壺於屋上日入之後公跳入壺中人莫能見唯長房樓

上見之知非常人也。長房乃日日自掃公座前地及供饌物。公受而不辭。如此積久。長房尤不懈。亦不敢有所求。公知長房篤信。謂房曰。至暮無人時更來。長房如其言。卽住。公語房曰。見我跳入壺中時。卿便可效我跳。自當得入。長房依言。果不覺已入。入後不復是壺。唯見仙宮世界。樓觀重門。閣道宮左右侍者數十人。公語房曰。我仙人也。昔處天曹。以公事不勤。見責。因謫人間耳。卿可教。故得見我。長房下座頓首曰。肉人無知。積罪却厚。幸謬見哀憫。猶入剖棺布氣。生枯起朽。但恐臭穢頑弊。不任驅使。若見哀憐。百生之厚幸也。公曰。審爾大佳。勿語人也。公後詣長房於樓上。曰。我有少酒。相就飲之。酒在樓下。長房使人取之。不能舉。益至數十人。莫能得上。乃白公。公乃下以一指提上。與房共飲之。酒器如拳許大。飲之至暮不竭。告長房曰。我某日當去。卿能去乎。房曰。欲去之心。不可復言。欲使親眷不覺知去。當有何計。公曰。易耳。乃取一青竹杖。與房戒之曰。卿以竹歸家。便可稱病。以此竹杖置卿所臥處。默然便來。房如公言去。後家人

見房已死屍在牀乃向竹杖耳乃哭泣葬之房詣公恍惚不知何所公乃畱房於羣虎中虎磨牙張口欲噬房房不懼明日又內於石室中頭上有一方石廣數丈以茅絢懸之又諸蛇來嚙繩繩卽欲斷而長房自若公至撫之曰子可教矣又令長房啗屎兼蛆長寸許異常臭惡房難之公乃歎謝遣之曰子不能僊道也賜子爲地上王者可得壽數百歲爲傳封符一卷付之曰帶此可主諸鬼神常稱使者可以治病消災房憂不得到家公以一竹杖與之曰但騎此得到家耳房騎竹杖辭去忽如睡覺已到家家人謂是鬼具述前事乃發棺視之唯一竹杖方信之房所騎竹杖棄葛陂中視之乃青龍耳初去至歸謂一日推問家人已一年矣房乃行符收鬼治病無不愈者每與人同坐共語常呵責嗔怒問其故曰嗔鬼耳時汝南有鬼恠歲輒數來郡中來時從騎如太守入府打鼓周行內外爾乃還去甚以爲患房因詣府廳事正值此鬼來到府門前府君馳入獨畱房鬼知之一不敢前房大叫呼曰便捉前鬼來乃下車伏庭前叩頭乞曰

改過房呵之曰汝死老鬼不念溫良無故導從唐突官府自知合死否急復真形鬼須臾成大鼉如車輪頭長丈餘房又令復人形房以一札符付之令送與葛陂君鬼叩頭流涕持札去使人追視之乃見符札立陂邊鬼以頭繞樹而死房後到東海東海大旱三年謂請雨者曰東海神君前來淫葛陂夫人吾係之辭狀不測脫然忘之遂致久旱吾今當赦之令其行雨卽便有大雨房有神術能縮地脉千里存在目前宛然放之復舒如舊也

薊子訓

薊子訓者齊人也少嘗仕州郡舉孝廉除郎中又從軍除駙馬都尉人莫知其有道在鄉里時唯行信讓與人從事如此三百餘年顏色不老人性之好事者追隨之不見其所常服藥物也性好清澹常閒居讀易小小作文皆有意義見此屋抱嬰兒訓求抱之失手墮地兒卽死隣家素尊敬子訓不敢有悲哀之色乃埋瘞之後二十餘日子訓在問之曰復思兒否隣曰小兒相命應不合成人死已積日不能復思也子

訓因出外抱兒還其家其家謂是死不敢受子訓曰但取之無苦故是汝本兒也見識其母見而欣笑欲母取之抱猶疑不信子訓既去夫婦共往視所埋兒棺中唯有一泥兒長六七寸此兒遂得長成諸老人鬚髮畢白者子訓但與之對坐共語宿昔之中明旦皆黑矣京師貴人間之莫不虛心渴見無緣致之有年少與子訓隣居爲太學生諸貴人作計共呼太學生謂之曰子勤苦讀書欲規富貴但召得子訓來使汝可不勞而得矣生許諾使歸事子訓灑掃供侍左右數日子訓知意謂生日卿非學道焉能如此生尚諱之子訓曰汝何不以實對妄爲虛飾吾已具知卿意諸貴人欲見我我豈以一行之勞而使卿不獲榮位乎汝可還京吾某日當往生甚喜辭至京與貴人具說某日子訓當到至期未發生父母來詣子訓子訓曰汝恐吾忘使汝兒失信不仕邪吾今食後卽發半日乃行二千里旣至生急往拜迎子訓尚問誰欲見我生日欲見先生者甚多不敢枉屈但知先生所至當自來也子訓曰吾千里不倦豈惜寸步乎欲

見者語之令各絕賓客。吾明日當各詣宅。生如言告諸貴人。各自絕客。灑掃。至時子訓果來。凡二十三家。各有一子訓。諸朝士各謂子訓先到其家。明朝至朝。各問子訓何時到宅。二十三人所見皆同。是所服飾顏貌無異。唯所言話隨主人意。答乃不同也。京師大驚異。其神變如此。諸貴人並欲詣子訓。子訓謂生曰。諸貴人謂我重瞳八彩。故欲見我。今見我矣。我亦無所能論道。吾去矣。適出門。諸貴人冠蓋塞路而來。生具言適去矣。東陌上乘驪者是也。各走馬逐之不及。如此半日。相去常一里許。終不能及。遂各罷還。子訓至陳公家。言曰。吾明日中時當去。陳公問遠近行乎。曰。不復更還也。陳公以葛布單衣一送之。至時子訓乃死。屍僵手足交臂。上不可得伸。狀如屈鐵。屍作五香之芳氣。達於巷陌。其氣甚異。乃殯之棺中。未得出。棺中翕然作雷霆之音。光照宅宇。坐人頓伏。良久視其棺蓋。乃分裂飛於空中。棺中無人。但遺一隻履而已。須臾間陌上有人馬簫鼓之聲。徑東而去。乃不復見。子訓去後。陌上數十里芳香。百餘日不歇也。

神仙傳卷六

李少君

李少君者齊人也。漢武帝招募方士。少君於安期先生得神丹爐火之方。家貧不能辦藥。謂弟子曰。老將至矣。而財不足。雖躬耕力作。不足以致辦。今天子好道。欲往見之。求爲合藥。可得恣意。乃以方上帝云。丹砂可成黃金。金成服之。昇僊。臣常遊海上。見安期先生。食棗大如瓜。天子甚尊敬之。賜遺無數。少君常與武安侯飲食。座中有一老人。年九十餘。少君問其名。

乃言曾與老人祖父遊夜見小兒從其祖父吾故識之時一座盡驚又少君見武帝有故銅器因識之曰齊桓公常陳此器於寢座帝按言觀其刻字果齊之故器也因以少君是數百歲人矣視之如五十許人面色肌膚甚有光澤口齒如童子王公貴人聞其能令人不死莫不仰慕所遺金錢山積少君乃密作神丹丹成謂帝曰陛下不能絕驕奢遣聲色殺伐不止喜怒不勝萬里有不歸之魂市曹有流血之刑神丹大道未可得成乃以少藥方與帝少君便稱疾是夜帝夢與少君俱上嵩高山半道有使者乘龍持節雲中來言太乙請少君帝遂覺即使人問少君消息且告近臣曰朕作夢少君捨朕去少君乃病困帝往視之并使人受其方事未竟而卒帝曰少君不死故化去耳及歛忽失屍所在中表衣悉不解如蟬蛻也帝猶增歎恨求少君不勤也初少君與朝議郎重仲躬相親愛仲躬宿有疾體枯氣少少君乃與其成藥二劑并其方用戊巳之草後土脂黃精根獸沈先莠之根百卉花醱亥月上旬合煎銅器中使童子沐浴潔

淨調其湯火使合成雞子三枚爲程服盡一劑身體便輕服三劑齒落更王五劑年壽長而不復傾仲躬爲人剛直博學五經然不達道術笑世人服藥學道頻上書諫武帝以爲人生有命衰老有常非道術所能延意雖見其有異將爲天性非術所致得藥竟不服又不問其方少君去後數月仲躬病甚常聞武帝說前夢恨惜少君仲躬憶少君所留藥試服之未半乃身體輕壯其病頓愈服盡氣力如年少時乃信有長生不死之道解官行求道士問其方竟不能悉曉仲躬唯得髮不白形容盛甚年八十餘乃死囑其子道生曰我少得少君方藥初不信事後得力無能解之懷恨于黃泉矣汝可行求人間方術之事解其方意長服此藥必度世也時有文成將軍亦得少君術事武帝帝後遣使誅之文成謂使者曰爲吾謝帝不能忍少日而敗大事乎帝好自愛後三十年求我於成山方共事不相怨也使還具言之帝令發其棺視之無所見唯有竹筒一枚帝疑其弟子竊其屍而藏之乃收捕檢問其跡帝乃大悔誅文成後復徵諸

乃士更於甘泉祀太乙又別設一座祀文成帝親執禮焉

孔元方

孔元方許昌人也常服松脂茯苓松實等藥老而益少容如四十許人却元節左元放皆爲親友俱棄五經當世之人事專修道術元方仁慈惡衣蔬食飲酒不過一升年有七十餘歲道家或請元方會同飲酒次至元方元方作一令以杖拄地乃手把杖倒豎頭在下足向上以一手持杯倒飲人莫能爲也元方有妻子不畜餘財頗種五穀時失火諸人並來救之出屋下衣糧牀几元方都不救唯箕踞籬下視火其妻促使元方助收物元方笑曰何用惜此又鑿水邊岸作一窟室方廣丈餘元方入其中斷穀或一月兩月乃復還家人亦不得往來窟前有一栢樹生道後棘草間委曲隱蔽弟子有急欲詣元方窟室者皆莫能知後東方有一少年姓馮名遇好道伺候元方便尋窟室得見曰人皆來不能見我汝得見似可教也乃以素書二卷授之曰此道之要言也四十年得傳一

人世無其人，不得以年限足故妄授。若四十年無所授者，卽八十年而有二人可授者，卽頓接二人可授。不授爲閑天道，不可授而授爲泄天道，皆殃及子孫。我已得所傳，吾其去矣。乃委妻子入西嶽，後五十餘年暫還鄉里。時人尚有識之者。

王烈

王烈者，字長休，邯鄲人也。常服黃精及鈔，年三百三十八歲，猶有少容。登山歷險，行步如飛。少時本太學書生，學無不覽，常與人談論五經百家之言，無不該

博。中散大夫譙國稽叔夜甚敬愛之，數數就學。其入山遊戲採藥，後烈獨之太行山中。忽聞山東崩地，殷殷如雷聲。烈不知何等，往視之，乃見山破石裂數百丈，兩畔皆是青石，石中有一穴，口徑濶尺許，中有青泥流出如髓。烈取泥試丸之，須臾成石。如投熱蠟之狀，隨手堅凝，氣如粳米飯，嚼之亦然。烈合數丸如桃大，用携少許歸。乃與叔夜曰：吾得異物。叔夜甚喜，取而視之，已成青石。擊之，琕琕如銅聲。叔夜卽與烈往視之，斷山已復如故。烈入河東，抱犢山中見一石室。

室中有石架架上有素書兩卷烈取讀莫識其文字不敢取去却着架上暗書得數十字形體以示康康盡識其字烈喜乃與康共往讀之至其道徑了了分明比及又失其石室所在烈私語弟子曰叔夜未合得道故也又按神仙經云神山五百年輒開其中石髓出得而服之壽與天相畢烈前得者必是也河東聞喜人多累世奉事烈者晉永寧年中出洛下遊諸處與人共戲鬪射烈挽二石弓射百步十發矢九破的一年復去又張子道者年九十餘拜烈烈平坐受之座人恠之子道曰我年八九歲時見顏色與今無異吾今老矣烈猶有少容後莫知所之

焦先

焦先者字孝然河東人也年一百七十歲常食白石以分與人熟者如芋食之日日入山伐薪以施人先自村頭一家起周而復始負薪以置人門外人見之鋪席與坐爲設食先便坐亦不與人語負薪來如不見人便私置於門間便去連年如此及魏受禪居河之湄結草爲庵獨止其中不設牀席以草褥襯坐其

身垢污濁如泥濘。或數日一食。行不由徑。不與女人交游。衣敝則賣薪以買故衣着之。冬夏單衣。太守董經因往視之。又不肯語。經益以爲賢。彼遭野火燒其庵。人往視之。見先危坐庵下不動。火過庵燼。先方徐徐而起。衣物悉不焦灼。又更作庵。天忽大雪。人屋多壞。先庵倒。人往不見所在。恐已凍死。乃共拆庵求之。見先熟卧於雪下。顏色赫然。氣息休休。如盛暑醉臥之狀。人知其異。多欲從學道。先曰。我無道也。或忽者。忽少。如此二百餘歲。後與人別去。不知所適。所請者。竟不得一言也。

孫登

孫登者。不知何許人也。恒止山間穴地而坐。彈琴讀易。冬夏單衣。天大寒。人視之。輒被髮自覆身。髮長丈餘。又雅容非常。歷世見之。顏色如故。市中乞得錢物。轉乞貧下。更無餘資。亦不見食。時楊駿爲太傅。使傳迎之。問訊不答。駿遣以一布袍亦受之。出門就人借刀。斷袍上下異處。置於駿門下。又復斫碎之。時人謂爲狂。後乃知駿當誅斬。故爲其象也。駿錄之不放去。

登乃卒死。駿給棺埋之於振橋。後數日有人見登在董馬坡。因寄書與洛下故人。稽叔夜有邁世之志。曾請登登不與語。叔夜乃扣難之。而登彈琴自若。久之叔夜退登曰。少年才優而識寡。劣於保身。其能免乎。俄而叔夜竟陷大辟。叔夜善彈琴。於是登彈一絃之琴。以成音曲。叔夜乃歎息絕思也。

呂文敬

呂恭字文敬。少好服食。將一奴一婢於太行山中採藥。忽見三人在谷中。問恭曰。子好長生乎。乃勤苦作難

險如是耶。恭曰。實好長生。而不遇良方。故採服此藥。冀有微益耳。一人曰。我姓呂字文起。次一人曰。我姓孫字文陽。次一人曰。我姓王字文上。三人皆太清太和府仙人也。時來採藥。當以成新學者。公既與我同姓。又字得吾半支。此是公命當應長生也。若能隨我採藥。語公不死之方。恭卽拜曰。有幸得遇仙人。但恐暗塞多臯。不足教授耳。若見采收。是更生之願也。卽隨仙人去。二日乃授恭秘方一首。因遣恭去曰。可視鄉里。恭卽拜辭。三人語恭曰。公來二日。人間已二百

年矣恭歸家但見空宅子孫無復一人也乃見鄉里數世後人趙輔者問呂恭家人皆何所在輔曰君從何來乃問此久遠人也吾昔聞先人說云昔有呂恭者持奴婢入太行山採藥遂不復還以爲虎狼所食已二百餘年矣恭有數世子孫呂習者居在城東十數里作道士民多奉事之推求易得耳恭承輔言到習家扣門問訊奴出問公從何來恭曰此是我家我昔隨仙人去至今二百餘年習聞之驚喜跳出拜曰仙人來歸悲喜不能自勝公因以神方授習而去習已年八十服之卽還少壯至二百歲乃入山中子孫世世不復老死

沈建

沈建丹陽人也世爲長吏建獨好道不肯仕宦學道引服食之術還年却老之法又能治病病無輕重治之卽愈奉事之者數百家建嘗欲遠行寄一婢三奴驢一頭羊十口各與藥一丸語主人曰但累屋不煩飲食也便去主人大恠之曰此客所寄十五口不留寸資當若之何建去後主人飲奴婢奴婢聞食氣皆

逆吐不用以草飼驢羊驢羊避去不食或欲抵觸主人大驚愕百餘日奴婢體貌光澤勝食之時驢羊皆肥如飼建去三年乃還各以藥一丸與奴婢驢羊乃飲食如故建遂斷穀不食輕舉飛行或去或還如此三百餘年乃絕跡不知所之也

董奉

董奉者字君異侯官人也吳先主時有少年爲奉本縣長見奉年四十餘不知其道罷官去後五十餘年復爲他職行經侯官諸故吏人皆老而奉顏貌一如往日問言君得道邪吾昔見君如此吾今已皓首而君轉少何也奉曰偶然耳又杜燮爲交州刺史得毒病死死已三日奉時在彼乃往與藥三丸內在口中以水灌之使人捧舉其頭搖而消之須臾手足似動顏色漸還半日乃能起坐後四日乃能語云死時奄忽如夢見有十數烏衣人來收燮上車去入大赤門徑以付獄中獄各一戶戶纔容一人以燮內一戶中乃以土從外封塞之不復見外光忽聞戶外人言去大乙遣使來召杜燮又聞除其戶土良久引出見有

車馬赤蓋三人共坐車上。一人持節呼熒上車將還。至門而覺熒遂活。因起謝曰。甚蒙大恩。何以報効。乃爲奉起樓於庭中。奉不食他物。唯啖脯棗。飲少酒。熒一日三度設之。奉每來飲食。或如飛鳥。騰空來坐。食了飛去。人每不覺。如是一年餘。辭熒去。熒涕泣留之。不住。熒問欲何所之。莫要大船否。奉曰。不用船。唯要一棺器耳。熒卽爲具之。至明日日中時。奉死。熒以其棺殯埋之。七日後有人從容昌來。奉見囑云。爲訓熒。如自愛。理熒聞之。乃啓殯發棺視之。唯存一帛。一面

畫作人形。一面丹書作符。後還豫章廬山下居。有一人中有癘疾垂死。載以詣奉。叩頭求哀之。奉使病人坐一房中。以五重布巾蓋之。使勿動。病者云。初聞一物來舐身。痛不可忍。無處不匝。量此舌廣一尺許。氣息如牛。不知何物也。良久物去。奉乃往池中以水浴之。遣去。告云。不久當愈。勿當風。十數日。病者身赤無皮。甚痛。得水浴。痛卽止。二十日皮生。卽愈。身如凝脂。後忽大旱。縣令丁士彥議曰。聞董君有道。當能致雨。乃自齋酒脯。見奉。陳大旱之意。奉曰。雨易得耳。因視

屋曰貧道屋皆見天恐雨至何堪令解其意曰先生但致雨當爲立架好屋明日士彥自將人吏百餘輩運竹木起屋立成方聚土作泥擬數里取水奉曰不須爾暮當大雨乃止至暮卽大雨高下皆平方民大悅奉居山不種田日爲人治病亦不取錢重病愈者使栽杏五株輕者一株如此數年計得十萬餘株鬱然成林乃使山中百禽羣獸游戲其下卒不生草常如芸治也後杏子大熟於林中作一草倉示時人曰欲買杏者不須報奉但將穀一器置倉中卽自往取一器杏去常有人置穀來少而取杏去多者林中羣虎出吼逐之大怖急挈杏走路傍傾覆至家量杏一如穀多少或有人偷杏者虎逐之到家嚙至死家人知其偷杏乃送還奉叩頭謝過乃却使活奉每年貨杏得穀旋以賑救貧乏供給行旅不逮者歲二萬餘解縣令有女爲精邪所魅鑿療不効乃投奉治之若得女愈當以待巾櫛奉然之卽召得一白鼉長數丈陸行詣病者門奉使侍者斬之女病卽愈奉遂納女爲妻久無兒息奉每出行妻不能獨住乃乞一女養

之年十餘歲奉一日竦身入雲中去妻與女猶存其宅賣杏取給有欺之者虎還逐之奉在人間三百餘年乃去顏狀如三十時人也

神仙傳卷七

太玄女

太玄女姓顓名和少喪父或相其母子皆曰不壽惻然以爲憂常曰人之處世一失不可復生况聞壽限之促非修道不可以延生也遂行訪明師洗心求道得王子之術行之累年遂能入水不濡盛雪寒時單衣冰上而顏色不變身體溫煖可至積日又能徙官府宮殿城市屋宅於他處視之無異指之卽失其所

在門戶櫝櫃有關鑰者指之卽開指山山摧指樹樹

拆更指之卽復如故將弟子行山間日暮以杖叩石
卽開門戶入其中屋宇床褥幃帳廩供酒食如常雖
行萬里所在常爾能令小物忽大如屋大物忽小如
毫芒或吐火張天噓之卽滅又能坐炎火之中衣履
不燃須臾之間或化老翁或爲小兒或爲車馬無所
不爲行三十六術甚効起死迴生救人無數不知其
何所服食亦無得其術者顏色益少髣髴如鴉忽白
日昇天而去

西河少女

西河少女者神仙伯山甫外甥也山甫雍州人入華
山學道精思服食時還鄉里省親族二百餘年容狀
益少入人家卽知其家先世已來善惡功過有如目
擊又知將來吉凶言無不效見其外甥女年少多病
與之藥女服藥時年已七十稍稍還少色如嬰兒漢
遣使行經西河於城東見一女子笞一老翁頭白如
雪跪而受杖使者恠而問之女子答曰此是妾兒也
昔妾舅伯山甫得神仙之道隱居華山中愍妾多病
以神藥授妾漸復少壯今此兒妾令服藥不肯致此

衰老行不及妾妾患之故因杖耳使者問女及見年各幾許女子荅云妾年一百三十歲兒年七十一矣此女亦入華山而去

程偉妻

漢期門郎程偉妻得道者也能通神變化偉不甚異之偉當從駕出行而服飾不備甚以爲憂妻曰止聞衣耳何愁之甚耶卽致兩匹縑忽然自至偉亦好黃白之術煉時卽不成妻乃出囊中藥少許以器盛水銀投藥而煎之須臾成銀矣偉欲從之受方終不能得云偉骨相不應得逼之不已妻遂歷然而死尸解而去

麻姑

漢孝桓帝時神仙王遠字方平降於蔡經家將至一時頃聞金鼓簫管人馬之聲及舉家皆見王方平戴遠遊冠着朱衣虎頭鞶囊五色之綬帶劍少鬚黃色中形人也乘羽車駕五龍龍各異色麾節幡旗前後導從威儀奕奕如大將軍鼓吹皆乘麟從天而下懸集於庭從官皆長丈餘不從道行旣至從官皆隱不

知所在唯見方平與經父母兄弟相見獨坐久之卽
令人相訪經家亦不知麻姑何人也言曰王方平敬
報姑余久不在人間今集在此想姑能暫來語乎有
傾使者還不見其使但聞其語云麻姑再拜不見忽
已五百餘年尊卑有敘修敬無階煩信來承在彼登
山顛倒而先受命當按行蓬萊今便暫往如是當還
還便親覲願來卽去如此兩時間麻姑至矣來時亦
先聞人馬簫鼓聲旣至從官半於方平麻姑至蔡經
亦舉家見之是好女子年十八九許於頂中作髻餘
髮垂至腰其衣有文章而非錦綺光綵耀目不可名
狀入拜方平方平爲之起立坐定召進行厨皆金盤
玉杯餽膳多是諸花果而香氣達於內外擘脯行之
如相靈云是麟脯也麻姑自說云接待以來已見東
海三爲桑田向到蓬萊水淺淺于往者會時畧半也
豈將復還爲陵陸乎方平笑曰聖人皆言海中復揚
塵也姑欲見蔡經母及婦姪時弟婦新產數十日麻
姑望見乃知之曰噫且止勿前卽求少許米得米便
撒之擲地視其米皆成眞珠矣方平笑曰姑故年少

吾老矣了不喜復作此狡獪變化也方平語經家人曰吾欲賜汝輩酒此酒乃出天厨其味醇醲非世人所宜飲飲之或能爛腸今當以水和之汝輩勿恠也乃以一升酒合水一斗攪之賜經家飲一升許良久酒盡方平語左右曰不足遠取也以千錢與餘杭姥相聞求其沽酒須臾信還得一油囊酒五斗許信傳餘杭姥答言恐地上酒不中尊飲耳又麻姑烏爪蔡經見之心中念言皆大癢時得此瓜以爬背當佳方平已知經心中所念即使人牽經鞭之謂曰麻姑神人也汝何思謂爪可以爬背耶但見鞭着經背亦不見有人持鞭者方平告經曰吾鞭不可忘得也是日又以一符傳授蔡經鄰人陳尉能檄召鬼魔救人治疾蔡經亦得解蛇之道如蛇蟬耳經常從王君遊山海或暫歸家王君亦有書與陳尉多是篆文或真書字廓落而大陳尉世世寶之宴畢方平麻姑命駕昇天而去簫鼓道從如初焉

樊夫人

樊夫人者劉綱妻也綱仕爲上虞令有道術能檄召

鬼神禁制變化之事亦潛修密證人莫能知爲理尚
清靜簡易而政令宣行民受其惠無水旱疫毒驚暴
之傷歲歲大豐暇日常與夫人較其術用俱坐堂上
網作火燒客確屋從東起夫人禁之卽滅庭中兩株
桃夫妻各呪一株使相鬭擊良久網所呪者不知數
走出籬外網唾盤中卽成鯉魚夫人唾盤中成獺食
魚網與夫人入四明山路阻虎網禁之虎伏不敢動
適欲往虎卽滅之夫人徑前虎卽面向地不敢仰視
夫人以繩繫虎於床腳下網每共試術事事不勝將
昇天縣廳側先有大皂莢樹網昇樹數丈方能飛舉
夫人平坐冉冉如雲氣之昇同昇天而去

嚴清

嚴清會稽人家貧常於山中作炭忽有一人與清語
不知其異人也臨別以一卷書與清曰汝得長生故
以相授當以潔器盛之置於高處清授之後得其術
入霍山仙去

帛和

帛和字仲理遼東人也入地肺山事董奉奉以行氣

服術法授之告和曰吾道盡此不能得神丹金砂周
遊天下無山不往汝今少壯廣求索之和乃到西城
山事王君王君語和大道訣曰此山石室中當熟視
北壁當見壁有文字則得道矣視壁三年方見文字
乃古人之所刻太清中經神丹方及三皇天文大字
五岳真形圖皆著石壁和諷誦萬言義有所不解王
君乃授之訣後入林慮山爲地仙林慮一名隆慮其
山南連太行北接恒岳有仙人樓高五十丈

東陵聖母

東陵聖母廣陵海陵人也適杜氏師劉綱學道能易
形變化隱見無方杜不信道常怒之聖母理疾救人
或有所詣杜恚之愈甚訟之官云聖母姦妖不理家
務官收聖母付獄頃之已從獄窻中飛去衆望見之
轉高入雲中留所着履一雙在窻下於是遠近立廟
祠之民所奉事禱之立効常有一青鳥在祭所人有
失物者乞問所在青鳥卽飛集盜物人之上路不拾
遺歲月稍久亦不復尔至今海陵縣中不得爲姦盜
之事大者卽風波沒溺虎狼殺之小者卽復病也

葛玄

葛玄字孝先從左元放受九丹金液仙經未及合作常服餌朮尤長於治病鬼魅皆見形或遣或殺能絕穀連年不饑能積薪烈火而坐其上薪盡而衣冠不灼飲酒一斛便入深泉澗中卧酒解乃出身不濡濕玄備覽五經又好談論好事少年數十人從玄游學嘗舟行見器中藏書札符數十枚因問此符之驗能爲何事可得見否玄曰符亦何所爲乎卽取一符投江中江中逆流而上曰何如客曰異矣又取一符投江中停立不動須臾下符上上符下三符合一處玄乃取之又江邊有一洗衣女玄謂諸少年曰吾爲卿等走此女何如客曰善乃投一符于水中女便驚走數里許不止玄曰可以使止矣復以一符投水中女卽止還人問女何怖而走答曰吾自不知何故也玄常過主人主人病祭祀道精人而使玄飲酒精人言語不遜玄大怒曰奸鬼敢爾敕五伯曳精人縛柱鞭脊卽見如有人牽精人出者至庭抱柱解衣投地但聞鞭聲血出淋漓精人故作鬼語乞命玄曰赦汝死罪汝

能令生人病愈否。精人曰：能。玄曰：與汝三日期，病者不愈，當治汝。精人乃見放。玄嘗行過廟，此神常使往來之人未至百步，乃下騎乘。中有大樹數十株，上有群鳥，莫敢犯之。玄乘車過，不下。須臾有大風，迴逐玄車，塵埃漫天。從者皆辟易。玄乃大怒曰：小邪敢爾！卽舉手止風，風便止。玄還以符投廟中，樹上鳥皆墮地而死。後數日，廟樹盛夏皆枯，尋廟屋火起，焚燒悉盡。玄見買魚者在水邊，玄謂魚主曰：欲煩此魚至河伯處可乎？魚人曰：魚已死矣，何能爲？玄曰：無苦也。乃以

魚與玄。玄以丹書紙置魚腹，擲魚水中。俄頃魚還躍

上岸，吐墨書青色如大葉而飛去。玄常有賓後來者，出迎之，坐上又有一玄與客語，迎送亦然。時天寒，玄謂客曰：貧居不能人人得爐火，請作火共使得煖。玄因張口吐氣，赫然火出，須臾滿屋。客盡得如在日中，亦不甚熱。諸書生請玄作可以戲者。玄嘗患熱，方仰臥，使人以粉粉身，未及結衣，答曰：熱甚，不能起作戲。玄因徐徐以腹指屋棟數十過，還復牀上。及下冉冉如雲氣，腹粉着屋棟，連日尚在。立方與客對食，食畢

漱口口中飯盡成大蜂數百頭飛行作聲良久張口
羣蜂還飛入口中玄嚼之故是飮也玄手拍牀蝦蟇
及諸蟲飛鳥燕雀魚鼈之屬使之舞皆應絃節如人
玄止之卽止玄冬中能爲客設生瓜夏致冰雪又能
取數十錢使人散投井中玄徐徐以器於上呼錢出
於是一一飛從井中出悉入器中玄爲客致酒無人
傳杯杯自至人前或飲不盡杯亦不去晝流水卽爲
逆流十丈許于昔有一道士頗能治病從中國來
人言我數百歲玄知其誑後會衆坐玄謂所親曰欲

知此公年否所親曰善忽有人從天上下舉座矚目
良久集地着朱衣進賢冠入至此道士前曰天帝詔
問公之定年幾許而欺誑百姓道士大怖下牀長跪
答曰無狀寔年七十三玄因撫手大笑忽然失朱衣
所在道士大慙遂不知所之吳大帝請玄相見欲加
榮位玄不聽求去不得以客待之常共遊宴坐上見
道問人民請雨帝曰百姓請雨安可得乎玄曰易得
耳卽便書符著社中一晷之間天地晦冥大雨流注
中庭平地水尺餘帝曰水寧可使有魚乎玄曰可復

書符水中須臾有大魚百許頭亦各長一二尺走水中帝曰可食乎玄曰可遂使取治之乃真魚也當從帝行舟遇大風百官船無大小多濡沒玄船亦淪失所在帝歎曰葛公有道亦不能免此乎乃登四望山使人船鈎船沒已經宿忽見玄從水上來既至尚有酒色謝帝曰昨因侍從而伍子胥見疆牽過卒不得捨去煩勞至尊暴露水次玄每行卒逢所親要于道間樹下折草刺樹以杯器盛之汁流如泉杯滿卽止飲之皆如好酒又取土石草木以下酒入口皆是鹿脯其所刺樹以杯承之杯至卽汁出杯滿卽止他人取之終不爲出也或有請玄玄意不欲往主人疆之不得已隨去行數百步玄腹痛止而卧地須臾死舉頭頭斷舉四肢四肢斷更臭爛蟲生不可復近請之者遽走告玄家更見玄故在堂上此人亦不敢言之走還向玄死處已失玄尸所在與人俱行能令去地三四尺仍並而步又玄游會稽有賈人從中國過神廟廟神使主簿教語賈人曰欲附一封書與葛公可爲致之主簿因以函書擲賈人船頭如釘着不可取

及達會稽卽以報玄玄自取之卽得語弟子張大言曰吾爲天子所逼留不遑作大藥今當尸解八月十三日日中皆當發至期玄衣冠入室卧而氣絕其色不變弟子燒香守之三日夜半忽大風起發屋折木聲如雷炬滅良久風止忽失玄所在但見委衣床上帶無解者旦問隣家隣家人言了無大風風止止一宅籬落樹木皆敗折也

神仙傳卷七終

神仙傳卷八

鳳綱

鳳綱者漁陽人也常採百草花以水漬封泥之自正月始盡九月末止埋之百日煎九火卒死者以藥內口中皆立活綱常服此藥至數百歲不老後入地肺山中仙去

衛叔卿

衛叔卿者中山人也服雲母得仙漢元封二年八月壬辰孝武皇帝閒居殿上忽有一人乘雲車駕白鹿

從天而下來集殿前其人年可三十許色如童子羽
衣星冠帝乃驚問曰爲誰答曰吾中山衛叔卿也帝
曰子若是中山人乃朕臣也可前共語叔卿本意謁
帝謂帝好道見之必加優禮而帝今云是朕臣也於
是大失望默然不應忽焉不知所在帝甚悔恨卽遣
使者梁伯至中山推求叔卿不得見但見其子名度
世卽將還見帝問云汝父今在何所對曰臣父少好
仙道嘗服藥導引不交世事委家而去已四十餘年
云當入太華山也帝卽遣使者與度世共之華山求
尋其父到山下欲上輒火不能上也積數十日度世
謂使者曰豈不欲令吾與他人俱往乎乃齋戒獨上
未到其嶺於絕巖之下望見其父與數人博戲於石
上紫雲鬱鬱於其上白玉爲牀又有數仙童執幢節
立其後度世望而再拜叔卿曰汝來何爲度世曰帝
甚恨前日倉卒不得與父言語今故遣使者梁伯與
度世共來願更得見父也叔卿曰前爲太上所遣欲
誡帝以大災之期及救危厄之法國祚可延而彊梁
自貴不識真道而反欲臣我不足告語是以去耳今

當與中黃太乙共定天元。吾終不復往耳。度世曰：不
審向與父並坐是誰也。叔卿曰：洪崖先生許由巢父
火低公飛黃子王子晉薛容耳。今世向大亂，天下無
聊，後數百年間土滅，今亡。汝歸當取吾齋室西北隅
大柱下玉函，函中有神素書，取而按方，合服之，一年
可能乘雲而行，道成來就吾。於此勿得爲漢臣也。亦
不復爲語帝也。度世於是拜辭而去。下山見梁伯，不
告所以。梁伯意度世必有所得，乃叩頭於度世，求乞
道術。先是度世與之共行，見伯情行溫實，乃以語之。
梁伯但不見柱下之神方耳。後掘得玉函，封以飛仙
之香，取而餌服，乃五色雲母，遂合藥服之。與梁伯俱
仙去，畱其方與子，而世人多有得之者。

墨子

墨子者，名翟，宋人也。仕宋爲大夫，外治經典，內修道
術，著書十篇，號爲墨子。世多學者，與儒家分途，務尚
儉約，頗毀孔子。有公輸般者，爲楚造雲梯之械，以攻
宋。墨子聞之，往詣楚，脚壞，裂裳裹足。七日七夜到，見
公輸般而說之，曰：子爲雲梯以攻宋，宋何罪之有？餘

於地而不足於民殺所不足而爭所有餘不可謂智
宋無罪而攻之不可謂仁知而不爭不可謂忠爭而
不得不可謂彊公輸般曰吾不可以已言於王矣墨
子見王曰於今有人捨其文軒隣有一弊輿而欲竊
之舍其錦繡隣有短褐而欲竊之舍其梁肉隣有糟
糠而欲竊之此爲何若人也王曰若然者必有狂疾
翟曰楚有雲夢之麋鹿江漢之魚龜爲天下富宋無
雉兔鮒魚猶梁肉與糟糠也楚有杞梓豫章宋無數
丈之木此猶錦繡之與短褐也臣聞大王更議攻宋
有與此同王曰善哉然公輸般已爲雲梯謂必取宋
於是見公輸般墨子解帶爲城以幘爲械公輸般乃
設攻城之機九變而墨子九拒之公輸之攻城械盡
而墨子之守有餘也公輸般曰吾知所以攻子矣吾
不言墨子曰吾知子所以攻我我亦不言王問其故
墨子曰公輸之意不過殺臣謂宋莫能守耳然臣弟
子禽滑釐等三百人早已操臣守禦之器在宋城上
而待楚寇矣雖殺臣不能絕也楚乃止不復攻宋墨
子年八十有二乃歎曰世事已可知榮位非常保將

委流俗以從赤松子游耳。乃入周秋山。精思道法。想像神仙。於是數聞左右山間有誦書聲者。墨子臥後。又有人來以衣覆足。墨子乃伺之。忽見一人。乃起問之曰。君豈非山岳之靈氣乎。將度世之神仙乎。願且少留。誨以道要。神人曰。知子有志好道。故來相候。子欲何求。墨子曰。願得長生。與天地相畢耳。於是神人授以素書。朱英九方道靈教戒五行變化凡二十五篇。告墨子曰。子有仙骨。又聰明。得此便成。不復須師。墨子拜受。合作。遂得其驗。乃撰集其要。以爲五行記。乃得地仙。隱居以避戰國。至漢武帝時。遣使者楊遼東帛加璧以聘墨子。墨子不出。視其顏色。常如五十許人。周游五嶽。不止一處。

孫博

孫博者。河東人也。有清才。能屬文。著書百餘篇。誦經數十萬言。晚乃好道。治墨子之術。能令草木金石皆爲火光。照數里。亦能使身成火。口中吐火。指大樹生草。則焦枯。更指還如故。又有人亡奴。藏匿軍中者。捕之不得。博語奴主曰。吾爲卿燒其營舍。奴必走出。卿

但詰伺捉之。於是博以一赤丸子擲軍門。須臾火起。燭天。奴果走出。乃捉得之。博乃復以一青丸子擲之。火卽滅。屋舍百物如故。不損。博每作火有所燒。他人以水灌之。終不可滅。須臾自止之。方止。行水火中。不沾灼。亦能使千百人從已。蹈之。俱不沾灼。又與人往水上。布席而坐。飲食作樂。使衆人舞於水上。又山間石壁地上。盤石博入其中。漸見背及兩耳。良久都沒。又能吞刀劍數千枚。及壁中出入如孔穴也。能引鏡爲刀。屈刀爲鏡。可積時不改。須博指之。乃復如故。後入林慮山。服神丹而仙去。

天門子

天門子者。姓王名綱。尤明補養之要。故其經曰。陽生立於寅。純木之精。陰生立於申。純金之精。天以木授金。無往不傷。故陰能疲陽也。陰人所以著脂粉者。法金之白也。是以真人道士。莫不留心注意。精其微妙。審其盛衰。我行青龍。彼行白虎。取彼朱雀。煎我玄武。不死之道也。又陰人之情也。每急於求陽。然而外自戕抑。不肯請陽者。明金不爲木屈也。陽性氣剛燥。志

節疎略。至於游宴言和氣柔。辭語卑下。明木之畏於金也。天門子既行此道。年二百八十歲。猶有童子之色。乃服珠醴。得仙入玄洲山去也。

王子

王子者。姓韋名震。南郡人也。少好學衆經。周幽王徵之不出。乃歎曰。人生世間。日失一日。去生轉遠。去死轉近。而但貪富貴。不知養性命。人盡氣絕則死。位爲王侯。金玉如山。何益於灰土乎。獨有神仙度世。可以無窮耳。乃師長桑子。具受衆術。別造一家之法。著道書百餘篇。其術以務魁爲主。而精於五行之意。演其微妙。以養性治病。消災散禍。能起飄風。發屋折木。作雷雨雲霧。能以木瓦石爲六畜。龍虎立成。能分形爲百千人。能涉江海。含水噴之。皆成珠玉。亦不變。或時閉氣不息。舉之不起。推之不動。屈之不曲。伸之不直。或百日數十日。乃起。每與子弟行。各丸泥爲馬。與之皆令閉目。須臾成大馬。乘之日行千里。又能吐氣五色。起數丈。見飛鳥過。指之卽墮。臨淵投符。召魚鼈之屬。悉來上岸。能令弟子舉眼見千里外物。亦不能久。

也其務魁時以器盛水着兩肘之間噓之水上立有赤光輝輝起一丈以此水治病病在內飲之在外者洗之皆立愈後入崆峒山合丹白日昇天而去

沈義

沈義者吳郡人學道於蜀中但能消災治病救濟百姓不知服藥物功德感天天神識之義與妻賈共載詣子婦卓孔寧家還逢白鹿車一乘青龍車一乘白虎車一乘從者皆數十騎皆朱衣仗矛帶劍輝赫滿道問義曰君是沈義否義愕然不知何等答曰是也

何爲問之騎人曰義有功於民心不忌道自少小以來履行無過壽命不長年壽將盡黃老今遣仙官來下迎之侍郎薄延之乘白鹿車是也度世君司馬生青龍車是也迎使者徐福白虎車是也須臾有三仙人羽衣持節以白玉簡青玉介丹玉字授義義不能識遂載義昇天昇天之時道間鉏耨人皆共見不知何等斯須大霧霧解失其所在但見義所乘車牛在田食苗或有識是義車牛以語義家弟子恐是邪鬼將義藏山谷間乃分布於百里之內求之不得四百

餘年忽還鄉里推求得數世孫名懷喜懷喜告曰聞先人說家有先人仙去久不歸也留數十日說初上天時云不得見帝但見老君東同而坐左右勅羲不得謝但默坐而已宮殿鬱鬱如雲氣五色玄黃不可名狀侍者數百人多女少男庭中有珠玉之樹衆芝叢生龍虎成羣游戲其間聞琅琅如銅鐵之聲不知何等四壁熠熠有符書著之老君身形略長一丈被髮文衣身體有光耀須臾鼓玉女持金按玉杯來賜羲曰此是神丹飲者不死夫妻各一杯壽萬歲乃告言飲畢拜而勿謝服藥後賜棗二枚大如雞子脯五寸遺羲曰暫還人間治百姓疾病如欲上來書此符懸之竿杪吾當迎汝乃以一符乃仙方一首賜羲羲奄忽如寐已在地上多得其符驗也

陳安世

陳安世京兆人也爲權叔本家傭賃稟性慈仁行見禽獸常下道避之不欲驚之不踐生蟲未嘗殺物年十三四叔本好道思神有二仙人託爲書生從叔本游以觀試之而叔本不覺其仙人也久而意轉怠叔

本在內方作美食而二仙復來詣門問安世曰叔本在否答曰在耳入白叔本叔本卽欲出其婦引還而正曰餓書生輩復欲求飽腹耳於是叔本使安世出答言不在二人曰前者云在旋言不在何也答曰大家君教我云耳二人善其誠實乃謂叔本勤苦有年今適值我二人而乃懈怠是其不遇幾成而敗乃問安世曰汝好遊戲耶答曰不好也又曰汝好道乎答曰好而無由知之二人曰汝審好道明日早會道北大樹下安世承言早往期處到日西不見一人乃起欲去曰書生定欺我耳二人已在其側呼曰安世汝來何晚也答曰早來但不見君耳二人曰吾端坐在汝邊耳頻三期之而安世輒早至知可教乃以藥二丸與安世誠之曰汝歸勿復飲食別止於一處安世承誠二人常來徃其處叔本恠之曰安世處空室何得有人語徃輒不見叔本曰向聞多人語聲今不見一人何也答曰我獨語耳叔本見安世不復食但飲水止息別位疑非常人自知失贊乃歎曰夫道尊德貴不在年齒父母生我然非師則莫能使我長生先

聞道者卽爲師矣。乃執弟子之禮。朝夕拜事之。爲之灑掃。安世道成。白日昇天。臨去。遂以要道術授叔本。叔本後亦仙去矣。

劉政

劉政者。沛人也。高才博物。學無不覽。以爲世之榮貴。乃須臾耳。不如學道。可得長生。乃絕進取之路。求養生之術。勤尋異聞。不遠千里。苟有勝已。雖奴客必師事之。復治墨子五行記。兼服朱英丸。年百八十餘歲。色如童子。能變化隱形。以一人分作百人。百人作千人。千人作萬人。又能隱三軍之衆。使成一叢林木。亦能使成鳥獸。試取他人器物。易置其處。人不知覺。又能種五果。立使華實可食。坐致行廚。飯膳俱數百人。又能吹氣爲風。飛砂揚石。以手指屋宇。山陵壺器。便欲頽壞。復指之。卽還如故。又能化生美女之形。及作水火。又能一日之中。行數千里。能噓水興雲。奮手起霧。聚土成山。刺地成淵。能忽老忽少。乍大乍小。入水不沾。步行水上。召江海中魚鼈蛟龍。黿鼉卽皆登岸。又口吐五色之氣。方廣十里。直上連天。又能躍上下。

去地數百丈後去不知所在

神仙傳卷九

茅君

茅君者幽州人學道於齊二十年道成歸家父母見之大怒曰汝不孝不親供養尋求妖妄流走四方欲害之茅君長跪謝曰某受命上天當應得道事不兩遂違遠供養雖口多無益今乃能使家門平安父母壽考其道已成不可鞭辱恐非小故父怒不已操杖向之適欲舉杖杖即摧成數十段皆飛如弓激矢中壁壁穿中柱柱陷父乃止茅君曰向所言正慮如此

邂逅中傷人耳。父曰：汝言得道，能起死人否？茅君曰：凡人罪重惡積，不可得生，橫傷短折，即可起耳。父使爲之有驗。茅君弟在仕，至二千石，當之官，鄉里送者數百人。茅君亦在座，乃曰：余雖不作二千石，亦當有神靈之職。某月某日，當之官，賓客皆曰：願奉送茅君。曰：願肯送誠君甚厚意，但當空來，不須有所損費。吾當有以供待之。至期，賓客並至，大作宴會，皆青縑帳幄，下鋪重白氈，奇饌異果，芬芳羅列，妓女音樂，金石俱奏，聲震天地，聞於數里。隨從千餘人，莫不醉飽。及迎官來，文官則朱衣素帶數百人，武官則甲兵旌旗器仗耀日，結營數里。茅君與父母親族辭別，乃登羽蓋車而去。麾幡蓊鬱，騶虬駕虎，飛禽翔獸躍覆其上，流雲彩霞，霏霏繞其左右。去家十餘里，忽然不見。遠近爲之立廟奉事之。茅君在帳中，與人言語，其出入或發人馬，或化爲白鶴。人有病者，往請福，常煮雞子十枚，以內帳中，須臾一一擲出，還之，歸破之。若其中黃者，病人當愈；若有土者，卽不愈。常以此爲候。

孔安國

孔安國者魯人也常行氣服鉛丹年二百歲色如童子隱潛山弟子隨之數百人每斷穀入室一年半復出益少其不入室則飲食如常與世人無異安國爲人沉重尤寶惜道要不肯輕傳其奉事者五六年審其爲人志性乃傳之有陳伯者安樂人也求事安國安國以爲弟子畱三年知其執信乃謂之曰吾亦少更勤苦尋求道術無所不至遂不能得神丹八石登天之法唯受地仙之方適可以不死而昔事海濱漁父漁父者故越相范蠡也乃易姓名隱以避凶世哀孔有志授我秘方服餌之法以得度世則大伍司誠子期姜伯塗山皆千歲之後更少壯吾受道以來服藥三百餘年以其一方授崔仲卿卿年八十四服藥已三十三年矣視其肌體氣力甚健鬚髮不白口齒完堅子往與相見事之陳伯遂往事之受其方亦度世不老又有張合妻年五十服之反如二十許人一縣恠之八十六生一男又教數人皆四百歲後入山去亦有不度世者由於房中之術故也

尹軌

尹軌者字公度太原人也博學五經尤明天文星氣
河洛讖緯無不精微晚乃學道常服黃精華日三合
計年數百歲其言天下盛衰安危吉凶未嘗不効腰
佩漆竹筒十數枚中皆有藥言可辟兵疫常與人一
丸令佩之會世大亂鄉里多罹其難惟此家免厄又
大疫時或得粒許大塗門則一家不病弟子黃理居
陸渾山中患虎暴公度使其斷木爲柱去家五里四
方各埋一柱公度卽印封之虎卽絕迹到五里輒還
有惟鳥止屋上者以白公度公度爲書一符着鳥所
鳴處至夕鳥伏死符下或有人遭喪當葬而貧汲汲
無以辦公度過省之孝子遂說其孤苦公度爲之愴
然今求一片鉛公度入荆山架小屋於爐火中銷鉛
以所帶藥如米大投鉛中攪之乃成好銀與之告曰
吾念汝貧困不能營葬故以拯救慎勿多言也有人
負官錢百萬身見收縛公度於富人借數千錢與之
令致錫得百兩復銷之以藥方寸匕投之成金還官
後到太和山中仙去也

介象

介者字元則會稽人也學通五經博覽百家之言
能屬文後學道入東山善度世禁氣之術能於茅草
燃火煮雞而不焦令一里內人家炊不熟雞犬三日
不鳴不吠令一市人皆坐不能起隱形變化爲草木
鳥獸聞有五丹經周旋天下尋求之不得其師乃入
山精思莫遇神仙憊極臥石上有一虎往舐象額象
寤見虎乃謂之曰天使汝來侍衛我汝且停若山神
使汝試我即疾去虎乃去象入山谷上有石子紫色
光綵甚好大如雞子不可稱數乃取兩枚谷深不能
前乃還於山中見一美女年十五六許顏色非常被
服五綵蓋神仙也象乞長生之方女曰子可送手中
物者故處乃可汝未應取此物吾故止待汝象送石
還見女子在前處語象曰汝血食之氣未盡斷穀三
年更來吾止此象歸斷穀三年復往見此女故在前
處乃以還丹經一首授象告之曰得此便得仙勿復
他爲也乃辭歸象常往弟子駱廷雅舍帷下屏牀中
有數生論左傳義不平象傍聞之不能忍乃忿然爲
決書生知非常人密表薦於吳主象知之欲去曰恐

官事拘束我耳。廷雅固留。吳王徵至武昌。甚尊敬之。稱爲介君。詔令立宅。供帳皆是綺繡。遺黃金千鎰。從象學隱形之術。試還後宮。出入閭闔。莫有見者。如此不一。嘗爲吳主種瓜菜百菓。皆立生可食。吳主共論膾魚何者最美。象曰。鱷魚膾爲上。吳主曰。論近道魚耳。此出海中。安可得邪。象曰。可得。乃令人於殿庭中作方塘。汲水滿之。并求鉤。象起餌之。垂綸於塘。須臾果得鱷魚。吳主驚喜。問象可食不。象曰。故爲陛下取作生膾。安敢取不可食之物。乃使厨下切之。吳主曰。聞蜀使來。得蜀薑作齏甚好。恨爾時無此。象曰。蜀薑豈不易得。願差所使者可付直。吳主指左右一人以錢五十付之。象書一符以著青竹杖中。使行人閉目騎杖。杖止便買薑。訖復閉目。此人承言騎杖。須臾止。已至成都。不知是何處。問人知是蜀市。乃買薑。于時吳使張溫先在蜀。旣於市中相識。甚驚。便作書寄其家。此人買薑畢。捉書負薑。騎杖閉目。須臾已還吳厨。下切膾適了。象又能讀諸符文。如讀書無誤謬者。或不信之。取諸雜符除其注。以示象。象皆一一別之。其

幻法種種變化不可勝數。後告言病。帝遣左右姬待以美梨一奩。賜象象食之。須臾便死。帝埋葬之。以日中時死。脯時已至。建業所賜梨付苑吏種之。吏後以表聞。先主卽發棺視之。唯一符耳。帝思之。與立廟。時躬往祭之。常有白鶴來集座上。遲迴復去。後弟子見在藍竹山中。顏色轉少。

仙公

蘇仙公者。桂陽人也。漢文帝時得道。先生早喪所怙。鄉中以仁孝聞。宅在郡城東北。出入往來。不避燥濕。至於食物。不憚精粗。先生家貧。常自牧牛。與里中小兒更日爲牛郎。先生牧之。牛則徘徊側近。不驅自歸。餘小兒牧牛。牛則四散。跨岡越嶮。諸兒問曰。爾何術也。先生曰。非汝輩所知。常乘一鹿。先生常與母共食。母曰。食無鮮。他日可往市買也。先生於是以飭種飯。中攜錢而去。斯須卽以鮮至。母食去畢。母曰。何處買來。對曰。便縣市也。母曰。便縣去。此百二十里。道途徑嶮。往來遽至。汝欺我也。欲杖之。先生跪曰。買鮮之時。見舅在市。與我語云。明日來此。請待舅至。以驗虛實。

母遂寃之。明曉舅果到云：「昨見先生，便縣市買鮮，母卽驚歎，方知其神異。」先生曾持一竹杖，時人謂曰：「蘇牛竹杖，固是龍也。」數歲之後，先生灑掃門庭，修飾墻宇。友人曰：「有何邀迎？」答曰：「僊侶當降。」俄頃之間，乃見天西北隅紫雲氤氲，有數十白鶴飛翔其中，翩翩然降於蘇氏之門。皆化爲少年，儀形端美，如十八九歲人，怡然輕舉。先生歛容逢迎，乃跪白母曰：「某受命當僊，被召有期，儀衛已至，當違色養，卽便拜辭。」母子歔歔。母曰：「汝去之後，使我如何存活？」先生曰：「明年天下疾疫，庭中井水簷遂橘樹可以代養，井水一升橘葉一枚可療一人，兼封一櫃，晉之有所闕乏，可以扣櫃言之，所須當至，慎勿開也。」言畢卽出門，踟躕顧望，聳身入雲，紫雲捧足，羣鶴翱翔，遂昇雲漢而去。來年果有疾疫，遠近悉求母療之，皆以水及橘葉無不愈者。有所闕乏，卽扣櫃，所須卽至。三年之後，母心疑，因卽開之，見雙白鶴飛去。自後扣之無復有應。母年百餘歲，一旦無疾而終。鄉人共葬之，如世人之禮。葬後忽見州東北牛脾山紫雲蓋上有號哭之聲，咸知蘇君

之神也。郡守鄉人皆就山弔慰。但聞哭聲。不見其形。郡守鄉人苦請相見。空中答曰。出俗日久。形貌殊凡。若當露見。誠恐驚恠。固請不已。卽出半面示一手。皆有細毛。異常人也。因謂郡守鄉人曰。遠勞見慰。途徑險阻。可從直路而還。不須迴顧。言畢。卽見橋亘嶺傍。直至郡城。行次。有一官吏。輒迴顧。遂失橋所。墮落江濱。乃見一赤龍於橋下。宛轉而去。先生哭處。有桂竹兩枝。無風自掃。其地恒淨。三年之後。無復哭聲。因見白馬常在嶺上。遂改牛脾山爲白馬嶺。自後有白鶴

來止郡城東北樓上。人或挾彈彈之。鶴以爪攫樓板。似漆書云。城郭是人民非。三百甲子一來歸。吾是蘇君彈何爲。至今修道之人。每至甲子日。焚香禮於僊公之故第也。

按御覽引此傳云。蘇仙公名林。字子玄。周武王時。濮陽曲水人。與此微有不同。

成僊公

成僊公者。諱武丁。桂陽武烏里人也。後漢時。年十三。身長七尺。爲縣小吏。有異姿。少言大度。不附人人。謂之癡。少有經學。不授於師。但有自然之性。時先被使京。還過長沙郡。投郵舍不及。遂宿於野樹下。忽聞

樹上人語云向長沙市藥平旦視之乃二白鶴僊公異之遂往市見二人罩白傘相從而行先生遂呼之設食食訖便去曾不顧謝先生乃隨之行數里二人顧見先生語曰子有何求而隨不止先生曰僕少出陋賤聞君有濟生之術是以侍從耳二人相向而笑遂出玉函看素書果有武丁姓名於是與藥二丸令服之二人語先生曰君當得地僊遂令還家明照萬物獸聲鳥鳴悉能解之先生到家後縣使送餉府君府君周昕有知人之鑒見先生呼曰汝何姓名也對曰姓成名武丁縣司小吏府君異之乃畱在左右久之署爲文學主簿嘗與衆共坐聞羣雀鳴而笑之衆問其故答曰市東車翻覆米羣雀相呼往食遣視之信然也時郡中寮吏豪族皆恠不應引寒小之人以亂職位府君曰此非卿輩所知也經旬日乃與先生居閣直至年初元會之日三百餘人令先生行酒酒巡徧訖先生忽以杯酒向東南嚙之衆客愕然恠之府君曰必有所以因問其故先生曰臨武縣火以此救之衆客皆笑明日司儀上事稱武丁不敬卽遣使

往臨武縣驗之。縣人張濟上書稱：元日慶集飲酒，晡時火忽延燒廳事，從西北起。時天氣清澄，南風極烈，見陣雲自西北直聳而上，徑止縣大雨，火即滅。雨中皆有酒氣，衆疑異之。乃知先生蓋非凡人也。後府君令先生出郡城西立宅居止，只有母一小弟及兩小兒。比及二年，先生告病，四宿而殞。府君自臨殯之，經兩日猶未成服。先生友人從臨武來，於武昌岡上逢先生乘白騾西行。友人問曰：日將暮，何所之也？答曰：暫往迷溪，斯須却返。我去向來，忘大刀在戶側，履在維樓上，可過語家人收之。友人至其家，聞哭聲大驚，曰：吾向來於武昌岡逢先生，共語云：暫至迷溪，斯須當返。今過語家人收刀并履，何得爾乎？其家人云：刀履并入棺中。那應在外，卽以此事往啓府君。府君遂令發棺視之，不復見尸。棺中唯一青竹杖，長七尺許。方知先生託形僊去。時人謂先生乘騾於武昌岡，乃改爲騾岡，在郡西十里也。

郭璞

郭璞字景純，河東人也。周識博聞，有出世之道。鑒天

文地理龜書龍圖及象讖緯安基卜宅莫不窮微善
測人鬼之情狀李洪範林明道論景純善於遙寄綴
文之士皆同宗之晉中興王導受其成旨以建國社
稷璞盡規矩制度仰範太微星辰俯則河洛黃圖夫
帝王之作必有天人之助者矣王敦鎮南州欲謀大
逆乃召璞爲佐時明帝年十五一夕集朝士問太史
王敦果得天下邪史臣曰王敦致天子非能得天下
明帝遂單騎微行直入姑熟城敦正與璞食璞久之
不自敦敦驚曰吾今同議定大計卿何不卽言璞曰
向見日月星辰之精靈五岳四海之神祇皆爲道從
聖衛下官震悸失守不卽得白將軍敦使聞謂是小
人戲馬檢定非也遣三十騎追不及敦曰吾昨夜夢
在石頭城外江中扶犁而耕占之璞曰大江扶犁耕
亦自不成反反亦無所成敦怒謂璞曰卿命盡幾何
璞曰下官命盡今日敦誅璞江水暴上市璞尸出城
南坑見璞家載棺器及送終之具已在坑側兩松樹
間上有鵲巢璞逆報家書所言也謂伍伯曰吾年十
三時於柵塘脫袍與汝吾命應在汝手中可用吾刀

伍伯感昔念惠術涕行法殞後三日南州市人見璞
貨其平生服飾與相識共語非但一人敦不信開棺
無尸璞得兵解之道今爲水仙伯注山海經夏小正
爾雅方言著遊僊詩江賦卜繇客傲洞林云

尹思

尹思者字小龍安定人也晉元康五年正月十五夜
坐屋中遣兒視月中有異物否兒曰今年當大水
中有一人被策帶劍思目視之曰將有亂卒至兒曰
何以知之曰月中人乃帶甲仗矛當大亂三十年復
當小清耳後果如其言

神仙傳卷九終

神僊傳卷十

沈文泰

沈文泰者九疑人也得紅泉神丹法土符延年益命之道服之有效欲之崑崙畱安息二十餘年以傳李文淵曰土符却不去服藥行道無益也文淵遂受秘要後亦昇仙後以竹根汁煮丹及黃白去三尸法出此二人矣

涉正

涉正字玄真巴東人也說秦始皇時事了了似及見

者漢末從二十弟子入吳莫有見其開目者有一弟子固請之正乃爲開目目開時有音如霹靂而光如電照于弟子皆不覺頓伏良久乃能起正已復還閉目正道成莫見其所服食施行而授諸弟子皆以行氣絕房室及服石腦小丹去

皇化

九靈子姓皇名化得還年却老胎息內視之要五行之道其經曰此術可以辟五兵却虎狼安全已身營護家門保子宜孫內外和穆人見則喜不見則思旣宜從軍又利遠客他人謀已消滅不成千殃萬禍伏而不起杜奸邪之路絕妖怪之門呪咀之者其災不成獸蠱之者其禍不行天下諸賢皆來宗已傾神靈之心得百姓之意在人間五百餘年顏色益少後復煉丹乃登仙去

北極子

北極子姓陰名恒其經曰治身之道愛神爲寶養性之術死入生出常能行之與天相畢因生求生真生矣以鐵治鐵之謂真以人治人之謂神後服神丹仙

去

李修

絕洞子姓李名修其經曰弱能制強陰能斡陽常若臨深履危御奔乘駕長生之道也年四百餘歲顏色不衰著書四十篇名曰道源服還丹昇天也

柳融

南極子姓柳名融能含粉成雞子吐之數十枚煮而啖之與雞子無異黃中皆餘粉少許如指端者取杯呪之卽成龜煮之可食腸藏皆具而杯成龜殼煮取肉則殼還成杯矣取水呪之卽成美酒飲之醉人舉手卽成大樹人或折其細枝以刺屋間連日猶在以漸萎壞與真木無異也服雲霜丹得僊去

葛越

黃盧子姓葛名越甚能治病千里寄姓名與治之皆愈不必見病人身也善氣禁之道禁虎狼百蟲皆不得動飛鳥不得去水爲逆流一里年二百八十歲力舉千鈞行及走馬頭上常有五色氣高丈餘天下大旱時能到淵中召龍出催促便升天使作雨數數如

此一旦與親故別乘龍而去遂不復還

陳永伯

陳永伯者南陽人也得淮南王七星散方試按合服之二十一日忽然不知所在永伯有兄子名增族年十七亦服之其父繫其足閉密戶中晝夜使人守視之二十八日亦復不見不知所之本方云服之三十日得仙陳氏二子服未三十日而失所在後人不敢服僊去必有僊官來迎但人不見之耳

董仲君

董仲君者臨淮人也少行氣煉形年百餘歲不老常見誣繫獄佯死臭爛生蟲獄家舉出而後復生尸解而去

王仲都

王仲都漢人也一云道士學道於梁山遇太白真人授以虹丹能禦寒暑已二百許年漢元帝召至京師試其方術嘗以嚴冬之月從帝而遊令仲都單衣乘駟馬車於上林昆明池環水馳走帝御狐裘而猶覺寒仲都貌無變色背上氣蒸休然又當盛夏曝之

日中國以十鱸火口不稱熱身不流汗後亦仙去桓
君山著新論稱其人

離明

太陽子姓離名明本玉子同年友也玉子學道已成
太陽子乃事玉子盡弟子之禮不敢懈怠然玉子特
親愛之有門人三千餘人莫與其比也好酒常醉頗
以此見責然善爲五行之道雖鬢髮斑白而肌膚豐
盛面目光華三百餘歲猶自不改玉子謂之曰汝當
理身養性而爲衆賢法師而低迷大醉功業不修大

藥不合雖得千歲猶未足以免死况數百歲者乎此
凡庸所不爲况於達者乎對曰晚學性剛俗態未除
故以酒自軀其驕慢如此著七寶樹之術深得道要
服丹得仙時時在世間五百歲中面如少童多酒故
其鬢髮皓白也

劉京

劉京者本漢文帝時侍郎也從邯鄲張君學道受餌
雲母朱英方服之百三十餘歲視之如三十許人能
知吉凶之期又能爲人祭天益命或延得十年五年

至魏武帝時京遊諸弟子家皇甫隆聞而隨事之以
雲母九子方教隆隆合服之得三百歲不能盡其道
法故不得度世又有王公於京處得九子丸時王公
已七十歲服之御八十妾生二十兒騎馬獵行日二
百里飲酒一斛不醉得壽二百歲

清平吉

清平吉沛國人漢高皇帝時衛卒也至光武時容色
不老後尸解去百餘年後還鄉里數日間又尸解而
去

黃山君

黃山君者修彭祖之術年數百歲猶有少容亦治地
仙不取飛昇彭祖既去乃追論其言爲彭祖經得彭
祖經者便爲木中之松栢也

靈壽光

靈壽光者扶風人也年七十餘而得朱英九方令而
服之致得其效轉更少壯年如二十時漢獻帝建安
元年光已二百二十歲常寄寓於江陵胡田家無疾
而卒田殯埋之百餘日人復見在小黃寄書與田田

神仙傳 卷十
得書掘發棺之中一無所有釘亦不脫唯履在棺中

李根

李根字子源許昌人也有趙買者聞其父祖言傳世見根買爲兒時便隨事根至買年八十四而根年少不老曾住壽春吳太文家太文從之學道作金銀法立成根能變化入水火中坐致行厨能供二十人皆精細之饌四方奇異之物非當地所有也忽告太文曰王凌當敗壽春當陷兵中不復居可急徙去太文竊以語弟弟無意泄之王凌聞之以爲妖言惑衆乃

使人收根欲殺之根時乃方欲書疏奄聞外有千餘人圍吳家求根根語太文父曰勿勿但語吾不知官自來搜之昨日去矣太文出戶還顧窺根失所在左右書器物皆不復見於是官兵入索因食衣篋之中無處不徧不得根及良久太文出見根故在向坐儼然如故語太文曰王太尉當族誅卿弟泄語十日中當卒死皆果如言弟子家又有以女給根者此女知書根出行竊取根素書一卷讀之得根自記其學道經疏云以漢元封中學道於某甲時年計根已七百

餘年也。又太文說根兩目童子皆方。按仙經云八百歲人童子方也。根告諸弟子言。我不得神丹大道之訣。唯得地僊方爾。壽畢天地。然不爲下土之士也。

黃敬

黃敬字伯嚴。武陵人也。少讀誦經書。仕州爲部從事。後棄世學道於霍山。八十餘年。復入中岳。專行服氣。斷穀。爲吞吐之事。胎息內視。召六甲玉女。吞陰陽符。又思赤星在洞房前。轉大如火。周身至二百歲。轉還少壯。道士王紫陽數往見之。求要言。敬告紫陽曰。吾不修服藥之道。但守自然。蓋地仙耳。何足詰問。問新野陰君神丹昇天之法。此真大道之極也。子可從之。人能除遣嗜欲如我者。亦可以學我所爲也。紫陽固請不止。敬告紫陽曰。太關之中有輔星。想而見之。翕習成赤童在焉。指朱庭指而握之。煉身形。消遣三尸。除死名。審能守之。可長生。失之不久。淪幽冥。紫陽受之。得長生之道也。

甘始

甘始者。太原人也。善行氣。不飲食。又服天門冬。行房

中之事依容成玄素之法更演益之爲一卷用之甚有近效治病不用針灸湯藥在世百餘歲乃入王屋山僊去

平仲節

括蒼山有學道者平仲節河中人以大胡亂中國時

謂劉淵劉聰也

來渡江入括蒼山受師宋君存心鏡之道具

百神行洞房事如此積四十五年中精思身形更少體有真氣晉穆帝永和元年五月一日中央黃老遣迎卽日乘雲駕龍白日升天今在滄浪雲臺

宮嵩

宮嵩者琅琊人也。有文才著書百餘卷。師事仙人于吉。漢元帝時嵩隨吉於曲陽泉上遇天仙授吉青縑朱字太平經十部。吉行之得道以付嵩。後上此書書多論陰陽否泰災眚之事。有天道地道人道云。治國者用之可以長生。此其旨也。嵩服雲母數百歲有童子之色。後出入紵嶼山仙去。

王真

王真字叔經。上黨人也。年七十九乃學道。行胎息之

術斷穀三十餘年。容少而色美。行及走馬。力兼數人。魏武帝聞之。召相見。似三十許人。意疑其詐。遂驗問。其鄉里皆異口同辭。多自兒童時見之者。真年已四百歲矣。武帝乃信其道。甚加欽禮焉。郗元節事真十餘年。真以蒸丹小餌法授之。容常不衰。後登女几山仙去。

陳長

陳長在紵嶼山上。已六百餘歲。紵嶼山中人爲架屋。每四時烹殺以祭之。長亦不飲食。顏色如六十歲人。

諸奉事者。每有疾病。卽以器詣長乞祭水。飲之皆愈。紵嶼山上累世相承事之。莫知其所來。及服食本末。紵嶼在東海中。吳中周詳者談到其上。畱三年。乃得還。具說之如此。紵嶼其山地方圓千里。上有千餘家。有五穀成熟。莫知其年紀。風俗與吳同。

班孟

班孟者。不知何許人。或云女子也。能飛行終日。又能坐空虛之中。與人言語。又能入地中。初沒足至腰及胸。漸漸但餘冠幘。良久而盡沒不見。又以指刺地。卽

成泉井而可汲引又汲人屋上瓦瓦卽飛入人家人家有桑果數千株皆聚之成積如山如此十餘日吹之名還本處又能含墨舒紙著前嚼墨噴之皆成文字滿紙各有意義後服酒餌丹年四百歲更少容入大冶山中仙去

董子陽

董子陽少知長生之道隱博落山中九十餘年但食桃飲石泉後逢司馬季主季主以導僊八方與之遂度世

東郭延

東郭延者山陽人服雲散能夜書有數十人乘虎豹來迎比鄰盡見之與親友辭別而去云詣崑崙山

戴孟

戴孟本姓燕名濟字仲微漢明帝時人也入華山及武當山受裴君王佩金璫經及受石精金光符復有太微黃書能周遊名山

魯女生

魯女生長樂人初餌胡麻及朮絕穀八十餘年日少

壯色如桃花，日能行三百里，走及麋鹿。傳世見之云：三百餘年後，采藥嵩高山，見一女人，曰：「我三天太上侍官也。」以五岳真形與之，并告其施行女生道成。一旦與知友故人別，云入華山去。後五十年，先相識者逢女生華山廟前，乘白鹿從玉女三十人，并令謝其鄉里故人。

陳子皇

陳子皇得餌術要方，服之得仙去。霍山妻姜氏疾病，其婿用餌術法服之，病自愈。安壽一百七十歲，登山取術，重擔而歸，不息不極，顏色氣如二十許人。

封衡

封衡字君達，隴西人也。幼學道，通老莊學，勤訪真訣。初服黃連五十年，後入鳥獸山採藥，又服術百餘年，還鄉里，如二十許人。聞有病死者，識與不識，便以腰間竹管藥與之，或下鍼，應手立愈。受齋精氣，不極視大言，凡圖籍傳記，無不習誦。復遇魯生女，授還丹訣，及五嶽真形圖，遂周遊天下。故山官水神，潛相迎伺，而凶鬼怪物，無不竄避。人或疑之，以矢刃刺禦，皆不

能害常駕一青牛人莫知其名因號青牛道士魏武帝問養性大略師曰體欲常勞食欲常少勞勿過極少勿過虛去肥濃節酸鹹減思慮損喜怒除馳逐慎房室則幾於道矣故聖人春夏養陽秋冬養陰以順其根以契造化之妙有二侍者一負書笈一攜藥笥有容成養氣術十二卷墨子隱形法一篇靈寶衛生經一卷笥有煉成水銀霜黃連屑等在人間僅二百餘年後人元丘山不見

神仙傳卷十終

壬申八朔讀此書

望之



110X
567
100
33